

[HiHi喇] 好地地落街食枝煙, 點知.....

作者: 凍檸啡

Powered by [紙言](#)

(1)

今日,我如常地於lunch過後,來到了公司樓下的小公園食煙。

但一踏進公園,我便覺得有點不妥。

那是一種被人監視著的感覺。

我回頭一看,平日經常在這裡喧嘩嬉鬧的菲傭合唱團不見了。

整個公園空蕩蕩的,只有一名少女坐在不遠處的長凳上。

那少女長髮及肩,身穿一條不合時尚的碎花裙,腳上還蹬著一雙以木藤織成的涼鞋。

只見她雙目放空地望向我所站的位置,嘴巴一開一合的似是在自言自語。

我若無其事地轉過身,準備點起叼在口中的香煙。

背後驀地響起了窸碎的腳步聲。

我沒有立即給予反應,只是出於本能地提高了警覺。

我用眼角的餘光瞥見那少女在我的身邊停了下來。

不是吧?她竟像是在一瞬不瞬地看著我。

雖然我對自己的新髮型頗有自信,但這樣子被異性吸到實一實,卻倒是頭一次。

我選擇了一個不顯得唐突的速度轉向少女。

一般來說,當自己注視的對象回望自己的時候,正常人好歹也會迴避一下目光。

但少女卻完全沒有這個意思。

當我們眼神交接的時候,她甚至把自己的眼睛瞪大了一點。

如不是少女那怪異的氣質和老土的打扮,她甚至算得上是一位皮膚白皙的美女。

見她沒有任何表示,我也不敢貿然有所舉動。

我們就這樣對視了差不多有十秒鐘。

「唔該...」少女終於開口說話。

她的聲線有氣無力,仿如一陣微風般虛無飄渺。

「請問有咩事呢？」我客氣地問。

「我可唔可以問你借個打火機啊？」

她的要求相當合理，於是我便把手上的打火機遞了過去。

少女接下後，並沒有如我預料般掏出香煙，反而接著問：「你喺附近返工家？」

「好明顯啦。」我耸耸肩。

「咁即係點呀？」少女露出困惑的表情。

轉數慢，這是我對少女的第一印象。

我沒好氣道：「以我呢身西裝，再加上對面係一幢寫字樓，妳估我喺附近返工其實係好符合邏輯既。」

「哦，原來係咁，哈哈哈哈哈。」

笑點很低，這是我第二個觀感。

少女自顧自地笑了一會，隨即臉色一黯道：「你就好啦，有得返office，唔似得我...」

「妳點呀？」我隨口問道，並暗自琢磨少女的職業。

可能你會笑我孤陋寡聞，以偏概全。

但在我的認知範圍內，能夠在街上主動勾搭陌生男性談話的妙齡少女，不是騙徒，就是雞。

「我要企足成日家...」少女扁了扁嘴。

不知怎地，我腦海中很自然地浮現起「企街」這兩個字。

只聽少女續道：「不過我地呢啲做服務性行業既係咁家啦...」

我沒聽錯吧，是「服務性行業」還是「性服務行業」？

少女見我若有所思，於是問：「你有心事呀？」

「咁唔知小姐妳係做咩職業既呢？」我立即把話題納回正軌。

「我？」少女苦笑了一下。「我喺酒店度做家。」

這回答不足以確認我的猜測，於是又問：「咁即係做啲咩既呢？」

「咪係呢啲咯。」少女的雙手環作柱狀，上下移動。

「即係....？」這動作很難不令我想入非非。

「我做Bartender家。」

「噢....」

這和我期盼的落差太大，我頓時對她失去了興趣。

之後她好像是在訴說著自己的工作有多辛苦，但是我一個字也沒聽進耳朵。

眼看手上的煙也快燒到盡頭，我打圓場道：「嗯，時間都差唔多啦....」

我伸出手想問她拿回打火機，誰知她竟會錯意地和我握手道：
：「嗯，傾左咁耐，都係時候做個朋友既。」

「哈哈....」我尷尬地把手縮回來。「我係指自己都係時候返公司做野喇。」

「咁你晏啲仲會唔會落來呀？」少女滿臉殷切。

「吓....應該唔會喇....」

「咁聽日呢？你會唔會喺同一時間落來食煙？」

「聽日係禮拜六，更加唔會啦。」

「係呀.....」少女的臉上再次蒙上陰霾。

或許你會認為，有個樣貌標緻的酒吧女郎自動送上門，何樂而不為？

但事實上，我對自己的長相很有自知之明。

雖不至於樣衰，但我從不是那些光靠外表就能溝到女的型男。

這使我打從心底地認為，這少女接近我一定有甚麼陰謀。

就在我轉身離去的那刻，我聽見少女幽幽地嘆了口氣。

這一聲嘆息所忍含的哀傷，就像有魔力般直透我的惻隱。

我不期然停下了腳步。

少女緩步從我的身旁走過，然後蹲在路邊的石級上。

她沒有哭，只是回復原態地盯著前方，喃喃自語。

「唉.....咩野都係假既.....」

我好奇問道：「咩係假既呢？妳係羅湖城買左野？」

少女漠視了我的幽默，道：「我岩岩失戀呀。」

「噢，節哀順變啦。」一出口，我便知自己說錯話。

少女似未察覺，只是抬頭問道：「你可唔可以陪我傾多陣計呀？」

慶幸此時，我的電話剛好傳來公司下午茶時間的提示。

我順勢道：「唔好意思呀，我依家趕住要開會....」

「如果我問你擺電話，你會唔會覺得好唐突呀？」少女突然提出請求。

我本想一口拒絕，但當我瞥見她身腕上有著大大小小的割痕時，我很怕自己的回答會奪去一條性命。

但同時，我亦不想墜進被人利用同情心的騙局。

在這兩難的局面，我想起了我的死黨，家強。

於是，我很順口便讀出了家強的電話號碼。

少女拿出自己的電話，微笑道：「好，等我依家打俾你先。」

我慌張道：「點解要咁趕呢？」

「咁你先可以知道我個number呀嘛，傻佬。」少女理所當然地按下了撥打的按鈕。

糟了，沒想到她會有此一著。

無論這電話通與不通，我的謊言勢必會被拆穿。

到其時她會否抵受不住打擊而在我面前自盡？

「等等！」我一手搶過少女的電話，道：「我都無帶電話出街.....」

「嗯？」少女以懷疑的眼光望向我剛才傳出鈴聲的褲袋。

頂，又算漏了這一道。

「噢，I mean 頭先我俾妳既只係我返工用既number, 袋入面果個先係我平時用開既personal phone.....」我臨場編了個最合情理的解釋。

少女一聽，登時釋懷道：「原來係咁，咁俾你個私人電話我吖，等我擺來打俾自己。」

事到如今，我只好乖乖把電話交到她的手中。

少女接通了雙方的電話後，欣喜地把電話交還給我。

「從今日起，我地就係朋友仔啦。」

「哈.....」

「係呢，傾左咁耐，都唔知你叫咩名添。」

「我叫呀豪。」這當然不是我的真名。

「我叫Helen呀，你叫我凱琳都得家。哈哈。」

「嗯.....」我發覺自己很難笑得出。

「咁我走先啦，拜拜呀豪。」

「拜拜喇.....海蓮。」

「係凱琳呀！」她在遠處喊了回來。

「事但啦。」我淡淡道，反正我不認為我們會再見面。

凱琳走後，公園隨又回復了平靜。

我正詫異為何菲傭們今天都不來這裡聚集時，一名清潔街道的老伯輕搭我的膊頭，道：「後生仔，無咩就唔好係度打躉啦。」

「點解既？」

「乜你唔知咩？尋晚十點幾有個女仔係度自殺死左呀。」

(2)

為了確認自己沒有被冤魂纏身，我一返回公司便立即上facebook搜尋凱琳的資料。

但無論我輸入的名字是凱琳又好，是Helen都好，
配對出來的照片沒有一張符合我在公園見到的臉孔。

反倒是一個沒有Profile Pic的Account引起了我的注意。

事關當我點擊那個同樣叫凱琳的用戶時，系統竟然彈出：

「Authorized users only」

平時就算瀏覽非朋友的用戶，極其量也只會看見空白一片的版面，絕少會出現這樣的訊息。

更詭異的，是這用戶顯示的狀態。

「Memorized」

沒記錯的話，這個詞語可解作「悼念」。

而只有一個情況，我們才會被悼念.....

一股透骨的寒意頓時從我的脊椎傳遍我的全身。

我重重地合上電腦，迅速跑到了公司的廁所。

我不斷把冷水潑到臉上，試圖讓自己冷靜下來。

對，一定是自己想多了，光天化日下那有這麼多鬼。

這肯定是個簡單的桃色陷阱罷了。

但隨即我又想，明明自己與凱琳非親非故，為何她會選擇向我下手？

莫非她真的只是貪我靚仔？

我望向鏡中的倒影，隨即秒殺了這個可能。

那難道是為了騙財？

這更不可能。

雖然我經常跟同事吹噓自己是一個人住的鑽石王老五，但事實上我住的房子只是父母逝世後遺留下來的唐樓單位，那惡劣的居住環境比起劏房好不了多少。

就在此時，我的手機收到了一則訊息。

「今晚我會過你度訓。」

別誤會，這不是另一次豔遇，而是我的死黨，家強。

自從我繼承了父母的單位後，他經常都會來我家借宿，有時更會帶上我不認識的女孩。

看著家強的訊息，我突然靈機一觸。

Facebook找不到，那whatsapp呢？

我立即在whatsapp搜尋凱琳的電話。

找到了！

不管她是人是鬼，至少她的電話號碼真實地存在。

可是當我輕觸屏幕放大她的頭像時，那股剛退散不久的寒意再度襲來。

相片裏，凱琳目無表情地站在我和她相遇的公園。

天空灰濛濛的，四周沒有半個行人。

最令人心寒的，是她那雙沒有焦點眼睛。

既像是看著你，又不像是在看著你.....

細心一看，凱琳最後在線的時間，是昨晚的十點十五分。

等等.....

這不正是清潔呀伯口中，那名少女自殺身亡的時間嗎？

(3)

回家的途中，我專誠光顧了在街口擺檔的神婆。

你也許會笑我神經過敏，自己嚇自己。

但換作誰人遇上這種情況，也會想辦法讓自己安心。

「施主，你只要將呢度符貼落邪靈既後尾枕，佢地自然就會魂飛魄散。」神婆言之鑿鑿。

「通常唔係貼喺額頭既咩？」我問道。

「呢個係專為偷襲而設既，點都易過正面突擊啦。」

我心悅誠服地付了神婆兩百元。

剛打開家門，我便聽見嘉強的叫喚。

「咦？返來啦？」

他肆無忌憚地躺在廳中的破舊沙發上，手上捧著的i pad 正播放著一套咸片。

「好心你得閒就返自己屋企啦。」

嘴上雖這樣說，但其實我倒有點慶幸他的不請自來，至少家中還可以多點人氣。

「有無野食呀？」家強聚精蓄神地篩選著A片，顯然之前那套片的女主角不合他的口味。

「屎就有得你食。」我隨手把公事包扔在幾個禮拜沒洗的衣服堆上。

「未食野邊有屎痾呀。」嘉強伸了個賴腰。

「死仔，有野想問你。」我從地上拾起一枝烏龍茶，喝了一口。

「咩呀？邊套AV 好睇？近期最hit 果套咪係...」

「你信唔信呢個世界有鬼？」我單刀直入問道。

「信。」家強一臉認真，然後指著片中大戰著五名女優的外國人道：「你睇下呢個黑鬼幾勁。」

「認真啲啦。」我差點被茶噏到。

「好認真家，一次過抽五條女，仲識時間停頓添嗎....」嘉強垂涎欲滴地把i pad 拉近，恨不得整個人跳進螢幕當中。

「屌，同你講都晒鳩氣。」我一手把烏龍茶扔出窗外，然後問：「你今晚唔係約左同事去飲野咩？」

「唔啦。」嘉強揉了揉眼睛。「劈足成個禮拜，想抖番晚。」

看著他一副酒色過度的殘相，我苦口婆心道：「好心你就正正經經搵番個女仔拍拖啦，成日食埋晒啲蒲精，你唔厭既咩？」

「我依家咪搵緊咯...」家強在螢幕上五指翻飛。

「屌。」

趕在家強未脫下褲子之前，我已走進了家中唯一的房間。

我撥開床上堆積如山的雜物，好不容易騰出了一些空間讓我躺下。

隔離屋傳來炒菜的聲音，可我就連煮個杯麵也懶得起身。

或許我的精神緊綁了一整個下午，過不了幾分鐘，我便在熟悉的炒菜香氣中沉沉睡去.....

不知過了多久，電話突然「嘩」了一下。

這時候天已全黑，我伸出手在昏暗的房間到處亂摸，終於在一包熱浪的包裝袋中找到了電話。

手機螢幕強烈的光線讓我不期然眯著眼睛。

「Here？」

Holy shit! 是凱琳傳過來的whatapps!

一時間，我不知如何是好，只知道自己的手不斷發抖。

「我知你on緊line啲」

Whatsapp 真仆街，如果是用微信就好了。

「Yes。」我只好硬著頭皮回覆。

「你做緊咩呀？」

「Sleeping。」這倒是實話。

「依家先九點幾啫啲。」

「老人家係咁家啦。」我很驚訝自己在這個關頭還能說笑。

「今晚來唔來我間Bar飲野？」

來了！雖然早就預料到她會約我再度出來見面，只是沒想到會這麼快。

「No la, too tired.」我的反射神經幫我寄出了回覆。

好了，接下來會發生甚麼事？

是她的冤魂從螢幕跳出，把我拖進無永無天日的深淵？

還是她用怨念引爆我的電話，把我炸至臉目全非？

我緊張得閉上了眼睛。

可是，甚麼都沒有發生。

我回看電話，只見她的狀態顯示為「輸入中....」

好，且看她有甚麼回應。

但這個「輸入中...」卻足足維持了五分鐘。

她是在寫論文嗎？

終於等到她的回覆，但只是簡單的一句：

「哈哈。」

凱琳真的很擅長吊我胃口，然後狠狠地讓我的期待落空。

還以為對話就此告一段落，沒想到她竟緊接著寄了一張相片給我。

我一眼便認出相中的地方是位於一間五星級酒店頂層的Sky Bar。

事關前幾天我才被老闆強拉到那裏陪大陸客劈酒。

「我喺呢度返工家，你今晚得閒就過來啦。」

我還未來得及拒絕，她便傳來了一句。

「不見不散。」

(4)

我呆望著電話，反覆地咀嚼凱琳最後的那句：

「不見不散。」

若然她等不到我，那又會如何？

是鬼的話，她會因為我的爽約而前來索命嗎？

是人的話，她會抵受不住接二連三的拒絕而做傻事嗎？

越想，我的思緒便越不安寧。

好了，就算逃得掉今晚，誰又能擔保她不會繼續死纏著我？

難道我往後都要這樣膽顫心驚地過日子？

一念及此，我立即掏出從神婆那處買來的護身符。

無論她是人是鬼，今晚總要做個了斷。

我乘的士來到了凱琳相中的酒店。

酒店的大堂內正播放著悠揚悅耳的音樂，稍稍舒緩了我內心的不安。

原本打算叫家強同行以壯聲威，但那仆街自慰過後便睡得不省人事，還弄得滿地都是紙巾。

我摸了摸裝有護身符的褲袋，心中暗道：

「今晚唔係妳死，就係我返唔到屋企。」

我戰戰兢兢地走進了電梯，並按下酒吧所在的樓層。

電梯上升的速度很快，幾秒過後，我便聽見頭頂傳來隱隱約約的音樂聲。

越接近酒店的頂層，那音樂便越發清晰。

直到電梯門打開的時候，那聲浪甚至大得令人有堵住耳朵的衝動。

由於是Friday Night，酒吧早已擠滿了密密麻麻的人頭。

我好不容易擠過了塞在門口的人群，進入了舞池。

迷幻的燈光下，衣著MK的男女全都忘我地隨著嘈雜的節奏而扭動，還不時發出毫無意義的叫囂聲。

我留意到，特別惹火的女性，身邊都總有三四個男性圍著她「un」。

直到那女的終於做了選擇，轉身面向其中一個時，那男的便一手將女的抱住，露出勝利的笑容。

其餘的，陸續散開繼續狩獵。

這情景讓我想起了Discovery Channel的一段記錄片。

內容是關於內窺鏡裡，精子怎樣努力地透過「un」下「un」下去穿過卵子的外壁而使其受孕。

眼前所見的情形，與該紀錄片的內容異曲同工。

幾經辛苦，我終於穿過了舞池，來到了Bar檯。

我向其中一名男職員打探道：「唔該，我想搵凱琳。」

「邊個話？」男職員把耳朵湊近了我一點。

「Helen呀！」我幾乎是用喊的。

「哦，Helen呀嘛。」男職員不懷好意地笑了笑，然後問：「你係咪呀豪呀？」

我點了點頭。

「Helen岩岩行開左呀，不過佢叫你陪住佢個Best Friend玩住先啫。」

Best Friend? 難不成是她的同黨?

男職員以為我聽不見，又重複了一次。

「咁佢個friend喺邊？」我問道。

「果邊最索果位咪係佢咯。」

我望向男職員所指的方向。

一時間，我肺部的空氣彷彿全被抽乾。

若然說凱琳是鬼，那麼她的Best Friend便是誤落凡間的天使。

她光是靜靜地坐在沙發上，便足以令全場的女性黯然失色。

清麗脫俗的臉容，配搭上充滿野性的低胸短裙，形成了極度迷人的反差。

而最誘人的，是她那雙水汪汪的桃花眼。

要是被她深情款款地看著，無論她提出的要求多麼無理，你也很難狠得下心拒絕。

毫無懸念地，她的身邊早已圍滿了一群伺機突入的餓狼。

其實我大可以直接走過去，向她介紹自己是凱琳的朋友。

但根據家強多年在夜場打滾的心得，要吸引高質素的靚女注意，你的出場千萬不能落於俗套。

尤其像我這種其貌不揚的上班族，更需要利用奇招制勝。

於是，我漫不經意地走到她的旁邊，假裝自己在傾電話。

「喂，凱琳呀，妳係邊呀？」我故意提高了聲線。

或許是「凱琳」這個名字引起了她的注意，只見她好奇地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我沒有理會她，猶自道：「你個Friend？好靚女果個？」

我環顧全場一周，還刻意將視線停留在她臉上數秒，才道：「無啱，全場無乜邊個靚女啎。」

不出所料，她皺起了眉頭。

要知道外表出眾的女性，對於自己的樣貌必定有著過人的自信，亦早已聽慣別人的讚美。

相反，若然你公然無視了她的美麗，她們必定心有不服，並因此對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當然，這不會是好的印象。

但很多時，愛與恨都只是一線之差。

「你係呀豪？」她主動地向我說話，證明我第一步走對了。

「等等...」我用手勢阻止她說下去，然後對著電話說：「我搵到佢喇，拜拜。」

掛線後，我才好整以暇道：「你喺凱琳個Friend？」

她神色傲慢地白了一下眼，顯然對我剛才那通假電話的對話很不滿。

若然這時候得寸進尺的話，恐怕只會收到反效果。

於是，我禮貌地伸出手道：「未知妳叫咩名添？」

「Tracy。」她輕輕一碰我的手便放開，但我已感到如觸電般的快感。

「你中文名唔會咁岩叫翠思掛？」我開玩笑道。

「你點知家？」Tracy有點驚訝道：「Helen話你聽家？」

我還未來得及回答, 那群等待已久的餓狼已急不及待衝了過來。

「我叫Gordon呀。」

「我係Patrick。」

「我姓楊, 名叫巨祥。」

「借借啦....我係鷗兄。」

名字太多, 我姑且統稱他們為汁男吧。

不到幾秒, 翠思所坐的沙發已被汁男所佔據。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 扭盡六壬想搏取翠思的歡心。

正所謂欲速則不達, 我樂於撓起雙手在旁觀戰。

「問妳一個問題吖?」汁男甲說:「蝦有頭有身, 但係無咩吖?」

翠思沒有回答, 就連眼角也沒有看他。

「係太郎呀。妳知唔知點解吖?」

見翠思毫無反應, 汁男甲便自顧自解釋道:「因為蝦姆太郎咯。哈哈哈哈哈!」

說笑話的人, 居然笑得最大聲, 渾然不知氣氛已跌落了冰點。

翠思笑了笑, 露出一排整齊潔白的貝殼齒。

只可惜那不是發自內心的微笑, 而是充滿鄙視的恥笑。

這與她清秀的臉孔實在很不相襯。

另一名汁男乙乘著這個空檔, 搶到翠思臉前道:「表演個魔術妳睇吖。」

當他從褲袋拿出啤牌的時候, 我差點兒沒笑出聲。

天呀, 真的有人隨身攜帶啤牌落酒吧。

汁男乙把啤牌洗了幾下, 然後請翠思抽了一張。

「好, 依家請Tracy小姐Show俾啲觀眾睇。」汁男乙造作地用雙手遮住了眼睛。

翠思懶洋洋地向著群眾揚了揚手上的牌。

紅心K。

「好，依家請Tracy小姐妳放番張啤牌入來。」

翠思一臉無聊地把卡插回牌堆內。

汁男乙隨即把手上的牌又洗了一輪。

「各位觀眾.....」汁男乙誇張地原地轉了一個圈，然後隨機抽出一張牌道：「紅~心~K!」

這個魔術無懈可擊，群眾隨即響起了掌聲。

但翠思卻淡淡道：「都唔係呢張牌。」

汁男乙頓時像石像般僵在原地。

「紅心K啲? 唔係咩?」他的額頭滲出了冷汗。

翠思緩緩地搖了搖頭。

「無理由家，明明成副牌都係紅心K來家啲.....」

「車。」翠思沒趣地把金色的曲髮撥到一旁，露出光滑無比的粉頸。

汁男們的呼吸頓時急促了起來。

「我忍唔住啦。」汁男丙從沙發上跳起來，跪在翠思的面前道：「Tracy, 我留意左妳好耐家喇，求求妳做我既女朋友!」

說罷，他不知從哪裡拿出了一束紫色的玫瑰花，看樣子少說也有一百枝。

「留意左我好耐?」翠思語氣平板道：「我來左無幾耐啫啲。」

「其實...」汁男丙尷尬道：「其實從妳以前來呢度飲野開始，我已經好鍾意妳家啦。果時妳地三個...」

「妖!」

翠思一腳便踢走了汁男丙手上的玫瑰花。

「要柒就死遠啲啦。」翠思說得毫不留情。

「妳.....嗚啊啊啊!!」汁男丙竟在眾目睽睽下哭著跑走了。

我看不過眼道：「人地都係想同妳表白者，為咩要做到咁絕呢?」

「表白?」翠思橫了我一眼。「呢個term我聽到都想嘔。」

「妳未遇到鐘意既人者。」我佯作世故道。

「嘿。」翠思不屑道:「就算真係俾我遇到,打死我都唔會做埋表白呢啲柒野。」

「可能啦。」我不置可否,心裡對翠思那股純野性的好感逐漸被另一股厭惡所取代。

但汁男們顯然沒有受到影響,仍然一個接一個地落力討好翠思。

直到大家黔驢技窮,表演開始重複時,翠思轉過來向著我道:「點呀,你又有咩板斧?」

我還在沉思著翠思對於「表白」的看法,一時間沒有反應過來。

「又係傻仔一個。」翠思淡淡道。

我突然記起了不久之前看過的一本小說,於是道:「同妳玩隻Game咩。」

「又玩咩Game呀。」翠思打了個呵欠。

我指著檯面那枝Vodka道:「來緊我講既每一句說話,妳都要重複第一個字,漏左既話就隊晒佢。」

「是但啦。」

「開始囉嗶。」

「開」翠思倒沒有中計。

「今日我落街食飯。」

「今。」

「見到個呀婆。」

「見。」

「佢問我。」

「佢。」

「你鍾意既係邊個?」

「你。」

「係咪家?」

「係。」

「算唔算表白呀咁樣?」

「算。」

然後，我沒有多說一句便離開了沙發。

留下翠思一臉愕然。

(5)

我挨著吧檯，享受著捉弄翠思的快感。

真想看看她發現自己中計時的表情。

正自我陶醉間，一把有氣無力的聲音在我的耳邊響起：

「咩事笑得咁開心呀？」

我渾身不期然打了個冷顫。

一轉過頭，我便與凱琳打了個照面。

我們的鼻尖還差點兒碰在一起。

「嘩！」我吃驚地把頭昂後。

「使唔使驚成咁呀，生人唔生膽。」凱琳笑得很開心。

「妳唔係唔得閒既咩？」雖然隔著吧檯，我還是警覺地退後了兩步。

「忙完咪落番來咯。你呢？又話要訓覺唔來既？」凱琳把身體挨前，饒有趣味地看著我。

「吓.....訓醒咪來咯...」我支吾以對。

總不能告訴她自己是為了驅鬼而來吧。

「點呀？你同Tracy玩得開唔開心呀？」凱琳邊說邊用布擦著吧檯。

「幾好呀.....」我雙手插袋，故作輕鬆。

「咁就好喇。」凱琳露出安心的表情。「其實Tracy佢都好寂寞家。」

寂寞？她身邊那麼多狂蜂浪蝶也叫寂寞？

難道她與妳一樣，也是隻遊離人間的孤魂？

「喂！」凱琳拍了我的額頭一下。

「咩...咩呀？」我這才回過神來。

「睇你神不守舍咁，整杯野你飲喇。」凱琳轉過身便去調酒。

我立即俯身向前，探頭張望。

可惜酒吧的光線太弱，我看不見她究竟有沒有影子。

我轉而把視線移向她的側臉。

不得不承認凱琳長得非常可愛，尤其在這充斥著濃妝豔抹的夜場中，她不施脂粉的素顏顯得格外清純……

不行!

我在胡思亂想甚麼？

這一定是所謂的鬼迷心竅吧。

我用力地打了自己一巴掌，讓自己清醒過來。

凱琳回來後向我遞上了一個高腳玻璃杯。

「呢杯酒係我親自調較，出面無得飲家。」

杯中冰藍色的液體清澈透明，表面還冒出縷縷輕煙。

「唔啦。」我婉拒道：「我今晚飲左好多喇……」

「人地悉心溝出來家，俾下面都好掛。」凱琳把酒舉到了我的唇邊。

在她殷切的目光下，我只好象徵式地淺嘗了一口。

「嘩！」我強忍著吐出來的衝動。「好苦……」

「你再等一陣先啦。」凱琳滿眼盡是笑意。

「等咩呀？」

一股令人舒暢的薄荷味霎時間從我的喉嚨湧出。

我不禁讚賞道：「杯酒既after taste好特別。」

「得意呀呢。」凱琳沾沾自喜道：「你估下杯酒叫咩名？」

「冰藍萬？」

「唔係啦。」凱琳一臉自豪道：「杯酒叫做忘不了。」

我忍不住「撲」一聲笑了出來。

這名字比她中午所穿的那條碎花裙還要老土。

「做咩呀，唔好聽咩？」凱琳的語氣聽起來很像撒嬌。

望著她半嗔半怒的神色，我心中不期然泛起一種異樣的感覺。

是酒的關係嗎？怎麼她好像越看越漂亮。

凱琳彎下身直視我的雙眼，輕聲道：「我問緊你個酒名好唔好聽呀....」

「好...好聽..」我稍稍地將頭靠前。

「真係家？」她亦頑皮地把臉與我貼得更近。

我等的就是這個機會！

未等凱琳反應過來，我已迅雷不及掩耳地將一直收藏在褲袋的神符貼在她的後腦上！

「誅邪！」

但凱琳並沒有像我預期般魂飛魄散，反而失去重心地向前撲來。

下一刻，我們的嘴唇已交接在一起。

她的嘴唇軟綿綿的，還帶點士多啤梨的味道。

凱琳輕輕地將我推開，以細不可聞的聲線道：「乜你咁家....」

「Sorry.....」我手足無措道：「我無心家。」

凱琳低著頭站在原地，雙頻霞燒。

一時間不知道從何解釋，我只好道：「我有啲急尿.....」

然後，我便一溜煙地逃去酒吧後方的廁所。

我頂著廁所的門口，急速喘氣。

一心來這裡驅鬼，怎想到卻換來無心插柳的一吻。

到底是神婆的符咒失效？還是我一直錯怪了凱琳？

正胡思亂想，外面突然有人很用力地敲門。

咚！咚！咚！

「未得呀，等陣啦!!」我喝了出去。

咚！咚！咚！

「都叫左你等陣咯!!」

咚!咚!咚!

「屌你老....」

一開門, 我便把湧到嘴邊的粗口吞返落肚。

皆因站在門外的, 竟然是翠思!

我驚訝道:「呢度係男廁來家啲!」

翠思一手將我推入廁格, 惡狠狠地盯著我問道:「應唔應承?」

「應承咩呀?!」我全然摸不著頭腦。

「當住咁多人落我臉呀啦。」翠思用力揪著我的衣領。「我咁大個女都未受過咁既恥辱。」

「哈哈, 玩下者...」

「邊個同你玩呀!」翠思激動得臉紅耳熱。

「咁妳想點?」

老實說, 我一點都不害怕, 反而覺得她著急的樣子很可愛。

「想點?」翠思瞪大眼睛道:「依家我表左白啦, 你應唔應承吖?!」

「咩話?」這次我真的嚇到了。

「我問你應唔應承做我條仔呀!」

沒想到這個女人居然對一個玩笑如此執著。

「咪傻啦, 都話左係玩下咯...」

我剛想說下去, 翠思已用唇封住了我的嘴。

「妳....噢!」

她居然連舌頭也伸了進來。

我登時連媽媽的姓氏都忘了。

良久之後, 翠思倚著我嗲聲問道:「點呀, 肯唔肯做我條仔者?」

我迷迷糊糊道：「肯，梗係肯啦。」

「Good。」

翠思用力將我推開。

「妳做咩呀？」

「我地分手啦。」翠思的臉猶如罩著一層冰霜。

女人善變，眾人皆知。

但翠思轉變之快卻讓我完全沒法適應。

「即係點呀？」我呆頭呆腦地問。

「即係點？」翠思輕拍我的臉兩下。「即係我飛你咯，傻仔。」

說罷，她便頭也不回地走出了廁所。

(6)

我攤坐在的士後排的座位上。

望著車窗外急速橫移的街景，我不禁陷入了迷思。

試問我怎樣想像到，一夜之間事情會發展到這個地步。

「哥仔。」的士司機道：「見你個樣咁愁，播隻靚歌你聽下呢？」

我苦笑著點了點頭。

司機扭開了喇叭，播放的卻是小鳳姐的「喜氣洋洋」。

「得喇，熄左佢啦。」我沮喪道。

「屌。」司機不悅道：「依家啲後生真係唔搵識貨。」

我拿起電話，躊躇著應否為自己的不辭而別而向凱琳道歉。

電話卻剛好因為沒電而熄了機。

這樣也好。

反正我也需要點時間來沉澱思緒。

現在的我，還未有足夠的勇氣面對她。

回到家中，已是凌晨三點，但客廳竟然還有人談話的聲音。

「都話左有掛住妳咯....」

原來家強不知何時已醒了過來。

只聽他嗲聲嗲氣地對著電話道：「唔好嬲啦，最多聽日錫番妳啦。」

我可沒心情聽他哄妹妹仔睡覺，索性把外套一脫便返回房間攤到床上。

我眼光光地瞪著天光板，思潮起伏不已。

今晚發生的一切就像夢境般不真實。

有沒有可能，其實凱琳和翠思都是鬼？

我不禁苦笑。

如果真的是撞邪，那事情反而會簡單得多。

陽光從廉價的窗簾透了進來。

感覺上，我合上眼才不夠幾分鐘。

我翻過身打算多睡一會，但家強卻在這個時候衝了進來。

「嗶嗶聲同我起身！」

「晨早流流做乜鳩呀？」我鑽進了被竇。

「起身啦！」家強一手扯開蓋在我身上的被單，大聲道：「我地要去旅行呀！」

「我係咪前世欠撚左你呀，星期六俾我訓多陣都唔得！？」

家強沒有理會我，猶自道：「有女陪我地去家，快啲起身擦牙洗臉啦。」

「無啦啦又咩女呀？」

「是咁的.....」家強在我的床邊坐了下來。「尋晚半夜有條女打來，應該都係之前蒲開識落果啲。佢一開口就問我喺邊度，仲話好掛住我。咁我見有女自動送上門咯，咪同佢傾多陣計咯。」

「咁又點呀？」我挨著床頭板坐了起來，神智還不是十分清醒。

「跟住就正咯。」家強連連搓手道：

「同佢傾左成晚，我發覺自己同條女相當岩嘴型，之前一定係啲club太嘈所以未熟絡到。依家上天俾多次機會我，我無理由唔好好把握。」

「所以呢？」我打了個很大的呵欠。

「所以我咪趁住今日係禮拜六，特登約佢出來去個短trip聯誼下感情咯！」

「咁關我撚事呀！」我倒過頭又去睡。

「咩唔關你事呀！」

家強再度把我拉起。「最衰條女唔知怕醜定乜春，係都話要帶埋個女仔friend去，仲叫我約多個朋友，話咁樣開心啲啲。」

「係咩？我一啲都唔開心咯。」我再次倒回床上。

「唔好咁啦。」家強整個人趴在我身上，哀求道：「又係你叫我正正經經搵番個女仔既，依家我咪聽晒你話咯。一場兄弟，你唔係唔撐我呀？」

「我撐你老母。」我用手捂住了耳朵。

「仆你個街吖！」家強坐直了身子，正色道：「你唔係唔記得肥婆蓮單野呀？」

「喂，講好左唔翻舊帳家啫。」

「我唔撚理。」家強竟在我的房間點了口煙。「你溝Gigi果時我幫你頂左佢個肥婆姊妹，呢筆債你點都要還。」

「你明明話肥婆蓮雖然樣衰衰，但係好好肉地家啫！」我氣得跳了起來。

「一單還一單。」家強無賴道：「總之你今次去撚緊家喇，話唔定條女個friend好撚正呢。」

「靚女啲friend幾時有正過吖？」

「咁呢個係你既問題啦。」家強吐了口煙便走了出房。

(7)

無可奈何地，我唯有跟著家強前往尖沙咀的中港城。

「噏，聽住啦。」家強向我提點道：「我同啲女講左今日係去珠海浸溫泉家。」

我熟知他的計劃不會這麼簡單，於是問：「咁實情係去邊度呢？」

家強故作神秘道：「細節我遲下講你聽，費事你穿崩。」

「事但啦。」反正我不太感興趣。

「有一點你必須要注意。」家強加重語氣道：「就係我分分鐘會唔認得條女係咩樣.....」

「你有無離譜啲呀。」

「好出奇呀，啲女開燈熄燈兩個樣家。」

「咁你又有啲道理。」我暗暗點頭。

到達中港城後，我和家強先去麥記買了四份早餐。

「啲女到左家喇，你醒醒定定啦。」家強一反常態地顯得相當緊張。

這次要見的女孩可能真有點不一樣。

我摟著他的膊頭道：「總之我一味扮傻來襯托你有幾擦醒咪得咯。」

「死喇！」家強像記起了甚麼，緊張道：「你買既係豬柳蛋定係豬柳包呀？」

「豬柳蛋掛，求其啦。」

「唔得家！Helen 話左唔食蛋家！」

我登時如遭雷極。

並非因為買錯包，而是因為家強所說的名字。

「家強，你約果條女叫咩名話.....？」

「做乜青都臉晒呀？咪同你講左叫Helen 咯。」

不會的，事情不會這麼湊巧的。

「咁你知唔知同佢一齊來果個friend叫咩名呀....」

家強想了想，然後答：「好似叫Tracy呀。」

我雙腿一軟，竟坐了在地上。

原來家強昨晚傾電話的對象，不是夜場認識的靚妹，而是凱琳。

她一定是見我遲遲沒有回去吧檯，於是打電話找我。

那時候我的電話剛巧沒電，她便嘗試撥打我的work phone number。

而那正正是家強的電話號碼。

慢著，既然接電話的是家強，她又怎會認不出來？

「你搞咩呀？中風呀？」家強踢了我一下。

他一開口，我便知道了答案。

我一直沒有察覺，自己和家強的聲線幾乎一模一樣。

以家強的口才，要瞞過凱琳自己是她所找的人絕對不是難事。

該死！我怎會現在才想通。

就在這個時候，前方傳來了一把熟悉的聲音：

「呀豪，你無事咩？」

只見一身便服打扮的凱琳，氣急敗壞地向著我們衝了過來。

而她身旁的翠思則愛理不理地站在原地。

「我無事呀。」我和家強同一時間回答。

家強盯了我一眼，好像怪我說錯了話，然後轉身向凱琳道：「我個friend血糖低，整日失驚無神都會暈一暈咁者。」

凱琳俯身察看我的狀況，著急道：「不如我扶你去附近啲位坐陣先啦。」

家強趕緊捉著我的手臂，笑道：「等我帶佢去廁所洗個臉就無事家啦。」

然後便強行將我拉到閘口旁的廁所。

(8)

一關上廁所門，家強便急不及待道：「呢鋪我地發達喇！」

我腦海中一片混亂，不知該如何反應。

「我好肯定自己無見過呢兩條女。」家強斬釘截鐵道：「呢啲質素我睇過一眼無可能會唔記得。」

我頭皮發麻道：「既然都唔識咯，不如走啦.....」

「你傻撻左呀？！」家強很用力地打了我的頭一下：「依家啲女都無篤爆我地，好明顯都係識玩人士啦，我哋有咩理由唔去馬？」

「唉...件事唔係你諗咁簡單家.....」

家強見我欲言又止，便帶著懷疑的眼神道：「你條仆街唔係想獨吞晒兩條女呀？」

我多麼想告訴他，現在的情況搞不好正是向著這個方向發展。

「最多咁喇。」家強道：「我讓Tracy俾你喇。」

我吃驚道：「平時既你一定會揀Tracy家啲。」

家強嘆了口氣，道：「自從我同Helen傾完電話之後，我發覺搵女朋友最緊要都係對方既性格，靚唔靚反而係其次。」

我很好奇，凱琳究竟和家強聊了甚麼，能令他有這麼大的轉變。

「我認定左家喇！」家強堅決道：「無論凱琳個樣係點都好，我都要力追到底！更何況原來佢仲要係一個靚女。」

「你冷靜啲聽我講先啦...」

我正要說服家強，門口卻響起了「咚咚咚」的敲門聲。

「得未呀，夠鐘上船家啦！」

是翠思的聲音。

「就得喇！」我對著門口大叫。

「咁緊張做咩者，你方佢會衝入來咩。」家強笑道。

若然他見識過翠思的能耐，我想他一定笑不出來。

「你哋究竟去唔去家！」翠思再度催促道。

「梗係去啦！」家強照了照鏡子, 自信滿滿道: 「Show time !」

由於我的「低血糖病」耽誤了行程, 當我們拿著船票領取座位時, 船上只剩下零星的空位。

這意味著我們四個人必須分開來坐。

「咁不如我同凱琳坐船頭, 你地兩個坐船尾啦。」家強興高采烈地提議道。

「吓...咁樣呀...」凱琳臉有難色地望向我求助。

「就咁決定啦！」家強很懂得甚麼時候應該霸王硬上弓。

「我無所謂啫。」翠思說著便把手上的行李袋往我的懷內一塞, 徑自往海關走去。

家強在我耳邊幸災樂禍道: 「你件野好辣下啫。」

「你知就好啦.....」除了苦笑, 我不知還能做甚麼。

進入船艙後, 凱琳戀戀不捨地看了我一眼, 便跟著家強往船頭走去。

「點呀? 行唔行家?」翠思又在前面催促道。

「依家咪行緊咯。」

我狼狽地捧著兩袋行李, 尾隨著翠思來到了船尾的位置。

一坐下, 翠思便拿出粉底開始化妝。

「其實妳皮膚咁靚, 根本唔使化啦。」我試圖透過花言巧語來緩和我與她之間的緊張氣氛。

誰知翠思竟然毫無先兆地將整塊粉餅擲到我的臉上。

「咳....咳!」我滿嘴都是粉沫。「妳發咩神經呀!」

「無呀。」翠思似笑非笑道: 「照你咁講, 我覺得你好需要補補粉啫者。」

「無聊!」我賭氣地打側身子背對著她。

「嬲呀?」翠思又突然變得溫柔道。

我沒有回答。

對手如此變幻莫測, 我還是以靜制動好了。

「𦉳呀?」翠思輕輕地篤了我一下。

「.....」

「唔好𦉳啦。」

「.....」

「再𦉳我錫你一啖家。」

我吃驚地轉過身來, 未想到又再一次撞上了粉餅。

「白痴仔。」翠思若無其事地繼續化妝。

我無力地攤回座位, 呆呆望著窗外波濤洶湧的大海。

我有預感, 這不會是個輕鬆的旅程。

到達九洲港碼頭後, 家強刻意拉我墜後了一點, 低聲道:「Helen唔知係咪M到, 同我講野既語氣非常之冷淡。」

「佢肯同你講野已經偷笑啦。」我衝口而出。

「你話咩話?」家強瞪大眼道。

「無...」我連忙道:「佢可能只係想吊下你癮者。」

「九成九係喇!」家強深以為然。「咁你果邊又咩環境呀?」

「好到不得了。」我強顏歡笑。

事實上, 翠思整個船程不是在埋頭打扮, 便是乘機折磨我。

她甚至趁我小睡片刻的時候, 偷偷地用眉筆在我的鼻孔下畫了兩撮鼻毛, 害我花了接近半個小時才能擦得乾淨。

「咁醒? 等我都俾啲心機先。」家強眼神堅定地望著走在我們前面的凱琳。

她剛好在這時回頭道:「我地依家要去邊家?」

家強立即回復狀態道:「我call左架van仔家啦, 放心啦。」

我想, 這裏最放不下心的, 應該是我。

在碼頭門口迎接我們的,是一位叫威叔的中年男人。

他的肚臍比十月懷胎的孕婦還要大,嘴唇中間還有著一顆長毛的黑痣。

當威叔看到凱琳和翠思的時候,那色眯眯的眼神就連盲人也察覺得到。

只聽他用半咸淡的廣東話道:「強哥,咁好又過來玩呀。」

家強熟絡地摟著他的膊頭道:「廢話少講喇,快啲車我地去溫泉啦。」

「收到!」威叔打開了貨van的車尾箱,

我們依次把行李放置其中。

但當威叔關上車尾箱的時候,他竟順手把車牌也卸了下來。

我奇怪道:「無車牌你點開車呀?」

威叔笑嘻嘻道:「呢位小兄弟你有所不知。依家想開快車一般都要咁做家啦,沒事的沒事的。」

「上車啦,無理醒目。」家強推了我一下,同時用嘴型道:「Good Job。」

其實我並不是故意扮傻,但既然大家沒有異議,我也不好意思多說甚麼。

有了船上的慘痛經歷,這次我率先搶到司機旁邊的位置坐下,任由他們三人擠在後排。

家強亦樂於坐在兩女中間,享受肌膚觸碰的快感。

「點解兩邊既車窗都封晒黑色玻璃紙既?」凱琳問道。

威叔笑道:「驚日頭曬親你地吖嘛,沒事的沒事的。」

「吓?」凱琳皺眉道:「但係依家天陰陰咁,好似就來要落雨添啲。」

她說得沒錯,明明時值正午,但天空卻昏暗得有如傍晚,不時還傳來隱約的雷聲。

「沒事的沒事的。」威叔邊說邊踏下了油門。

貨Van隨即有如脫疆的野馬向前疾衝。

轉眼間,我們已風馳電掣地駛離了市區。

「威叔....其實我地唔係好趕時間家啫.....」我緊緊地捉實安全帶。

威叔指著咪錶道：「都無超速，沒事的沒事的。」

我很清楚，那咪錶只是裝裝樣子而已。

事關無論威叔如何逢車過車，那指針都只是指著時速60公里的位置。

而隨著貨van不斷向前奔馳，窗外的景色亦變得越來越荒蕪。

原本林立在道路兩旁的高樓大廈，現在已全被叢林雜草所取代，就連路面也開始變得顛簸不平。

我回頭看了看，只見家強他們三個都臉有憂色。

「威叔呀。」家強率先問道：「你會唔會係行錯路呀？」

「海豚灣溫泉呀嘛，係呢條路家啦。」威叔仍然保持全速行駛。

「但係前面乜都無喎……」我質疑道。

「咁你依家係咪懷疑我吖?!」威叔怒道。

「唔係……只不過……」

「操你媽的！」

威叔突然來了一下急剎!

我整個人差點撞到車頭的玻璃窗上。

到我回過神來的時候，威叔的手上已多了一把手槍。

「呀!!!」兩名女孩看見威叔的手槍，首先尖叫起來。

「咪撚嘈呀!!」威叔用槍指著她們，喝道：「打劫!」

天空恰巧打了一聲響雷，助長了他的聲威。

家強馬上舉起雙手道：「威叔，有事慢慢商量。」

「快把錢拿出來!」威叔索性說回普通話。

家強雙眼亂轉，道：「我地啲錢係晒車尾箱啲行李袋入面喎。」

想不到家強到了這個關頭竟還能如此好急才。

「你們怎麼會把錢放在那裡？」威叔懷疑道。

「香港人係鐘意將啲錢周圍擺家啦。」家強應道：「不如我行過去擺俾你吖？」

「別動！」威叔吐了一口濃痰出窗。「我自己去拿。」

說罷，他便拔掉了車匙，走出了車廂。

翠思立即低聲向凱琳道：「快啲打電話搵妳呀爸求救啦！」

「呢度無訊號呀！」凱琳狂按著電話。

我的電話也是如此，唯有四處張望，尋求協助。

但附近別說是人，就連一架車也沒有駛過。

看樣子我們是停泊在一條廢棄了的公路上。

「大家聽住。」家強神色凝重道：「我依家落車睇下咩環境，你地一有機會就逃走。」

我驚訝得合不攞嘴。

皆因我認識的家強，一向秉承「閑事莫理，眾地莫企」的做人原則。

每次有人打交，他一定站得最遠。

朋友有難，他的電話一概不通。

現在他居然為了凱琳逞英雄？

「得唔得家...」翠思皺眉道。

「信我。」家強灑灑地拋下這句，便跨過凱琳踏出車廂。

只見他攝手攝腳地走到車子的後方，探頭張望。

威叔此時正埋頭苦腦地搜索著行李袋，並未注意到家強經已下車。

家強回過頭來，向我們做口型道：「落車。」

「你個friend傻家？人地有槍家。」翠思緊張道。

我深表認同，但凱琳卻說：「我地唔走就浪費左佢一番心機家喇，搏一搏啦。」

未等我們同意，她便悄沒聲地離開了車廂。

我和翠思對望了一眼，便搖著頭跟著下車。

家強指著公路右邊的叢林，做口型道：「跟我來。」

他輕手輕腳地跨過防撞欄，竄入了長可及腰的雜草中。

我們三個有樣學樣地緊隨其後。

剛躲進草叢，便聽到威叔暴喝道：「敢逃?!看我不斃了你們!!」

「跑!」家強一聲令下，我們立即沒命價地在叢林裡狂奔。

凱琳的身手十分敏捷，只見她一邊撥開擋在眼前的野草，一邊疾步地向前邁進。

相反平時囂張跋扈的翠思，逃跑起上來狼狽之極，好幾次還差點摔在地上。

「妳無事吖嘛。」我出於好意地扶了她一把。

「死開啦!」翠思用力甩掉我的手，連爬帶跑地跟在凱琳身後。

此時，天空已全被黑壓壓的密雲所掩蓋。

(9)

「我諗佢無追上來喇。」家強氣連喘喘地靠著一棵大榕樹道。

「點搞家! 你唔係同個司機好熟既咩?! 點解佢會打我地劫家!」翠思人未站穩便開始破口大罵。

「點知者! 唔熟唔食掛。」家強攤了攤手。

「咁我地依家點算呀?」凱琳撥了撥她凌亂的頭髮。

我抬頭望著天空道:「依家個天黑成咁, 我諗要盡快搵個地方避雨喇。」

「果邊好似有光喎。」家強指著前方道。

「有咩?」我張目望去。

除了密密麻麻的灌木和雜草, 我看不到有任何燈光。

「行左先算啦。」家強向我打了個眼色。

我急步趕到他身旁, 悄聲問:「你搞乜春呀?」

家強神秘地笑了笑, 道:「你無聽過人喺危機之中最易培養感情既咩?」

「吓? 即係威叔打劫係假家?」

「真既話你估我會唔會咁夠彊衝出車吖?」

「仆你個街吖。」我頓時鬆了口氣。「咁你依家諗住點?」

「你同我定啦。」家強笑道:「我已經準備好一系列既遇難情節, 保證驚險浪漫又刺激。」

「嘩, 玩到咁大, 你諗住點收科呀?」

「小事啦, 到其時咪話係威叔特登為我哋準備既體驗營咯。」

「咁樣未免有啲牽強喎.....」

「你地兩條友鬼鬼崇崇講咩呀?」翠思喝了過來。

「無呀。」家強停下腳步, 換上嚴肅的表情道:「我地商量緊係咪應該分兩pair人手拖手咁行, 先無咁容易走失者。」

「好啊。」凱琳毫不猶豫地牽起了我的手。

「喂, 唔係咁...」家強想說甚麼又不敢說。

翠思奇怪地瞥了我和凱琳一眼，獨自走在最前面。

「都話左要拖手咯！」家強不甘吃虧地跟了上去，剩下我和凱琳二人愣在原地。

「呀豪，你驚唔驚呀？」凱琳輕聲問道。

「梗係驚啦，老笠喎。」我言不由衷道。

「我就唔驚喇。」凱琳握著我的手緊了一緊。「你知唔知點解吖？」

「唔知喎....」我別過頭，不忍看她天真的笑容。

我們這樣子欺騙她們，會不會太過份？

「嗚啊!!!!」

前方突然傳來一聲淒厲的慘叫。

「又搞咩呀?!」我馬上牽著凱琳急步上前。

只見家強神色痛苦地躺在一個泥坑旁邊，不住打滾。

我跑到他身旁問道：「喂! 呢次堅定流呀？」

「條八婆咯！」家強毫無顧忌地指著翠思大聲道：「唔肯拖手咪算撚數咯，使唔撚使咁大力推開我呀，仲要累到我拗柴！」

眼看他痛得眼水直流，倒不像是假裝。

「男人老狗咪喊苦喊忽啦。」我安慰道：「Tracy一定係無心既，係咪呀？」

但翠思只是神色木然地盯著遠方，不發一語。

「你講呀，好撚痛家！」家強仍舊未能息怒。

「不如我地一齊扶住你行啦。」凱琳提議道：「再唔行威叔又會追上來家喇。」

「Helen妳真係好心地喇，唔似得妳個friend.....」家強餘怒未消地瞪著翠思。

「講少兩句啦。」我和凱琳合力將他扶起。

「Helen呀。」家強問道：「妳咁純品點會識到呢啲損友既？」

「你講夠未呀！」翠思終究按捺不住。

凱琳連忙勸道：「你地唔好嗌交啦....」

轟隆!!!

突如其來的雷聲把我們嚇了一跳。

「死啦! 要落雨喇! 」凱琳著急道。

話音未畢，豆大般的雨點便從烏雲密佈的天空傾盆而下。

「嗆嗆聲向前行啦! 」家強邊說邊把雙手架在我和凱琳的肩上。

我們踉蹌著於雜草泥路上匍匐前行。

無奈雨勢越下越大，眼前的道路亦變得模糊不清。

轟隆!!

一道又一道的閃電劃破天際，把叢林照得亮如白晝。

但剎那過後，四周又回復一片漆黑。

「到未家! 」我必須大喊才能蓋過雨聲。

「奇怪喇。」家強皺眉道：「間屋明明係呢頭家喎.....」

「唔該你快啲啦! 」狂風夾著雨點不斷打到我們的臉上。

「你地睇下! 」凱琳指著左上方叫道。

我眯著眼睛望過去。

密密麻麻的雨點中，我依稀可以看見不遠處的叢林裏有一幢建築物的剪影。

「好似唔係果邊喎.....」家強沉吟道。

轟隆!!

「行啦仲講! 」翠思一馬當先地朝著建築物跑去。

翠思每踏出一步，地上便濺起一大片泥水。

我吃力地攙扶著家強，臉上分不清哪些是汗水，哪些是雨水。

凱琳那邊的情況也不樂觀，但她仍然咬緊牙關，支撐著家強的體重。

幾經辛苦，我們終於來到了建築物的跟前。

那是一幢既像破廟，又像是荒廢了很久的村屋。

斑駁的外牆殘破不堪，看樣子隨時都有倒塌的危險。

古舊的大門中間懸掛著一塊搖搖欲墜的紅色牌坊，從剝落得七七八八的油漆當中，我們只能夠勉強看見最後那一個「宅」字。

「你都好有心思下嗎...」我在家強耳邊道：「呢度仲恐怖過Halloween啲鬼屋呀。」

「你慧鳩家。」家強吞了吞口水。「我咁驚鬼會唔會玩埋啲咁既野呀...」

「你講真家？」我不自覺鬆開了手，家強即時痛得大叫。

「仲企喺度做咩呀？」翠思不耐煩道：「入去避左雨先喇。」

她輕輕一推，大門隨即「呀」一聲打開。

破屋裏空無一人，整個空間瀰漫著一股酸縮的味道。

驟眼所見，大廳的傢俬七零八落，表面還積滿厚厚的灰塵，顯然很久沒有人在這裏居住。

「嘩屌.....好撻恐怖...」家強滿臉懼色。

我放聲喊道：「有無人呀？」

叫聲迴蕩著整間破屋，卻得不到回應。

「嗌乜春呀.....呢啲屋搵鬼住咩...」家強驚得臉色發青。

「唔係喇.....」我擦了擦汗。「穩陣起見，我都係行入啲視察下環境先。」

「我又去。」凱琳道。

我搖頭道：「妳地都係喺門口附近等我啦，有咩依旭走佬起上來都快啲。」

翠思想說甚麼，又閉上了嘴。

「最衰我隻腳傷左啦，唔係我都可以陪你去。」家強挨著大門坐了下來。

我十分明白這只是他為了保住面子的廢話。

「你要小心啲呀。」凱琳關心道。

「嗯。」我轉過身，打亮了火機。

籍著微弱的火光，我戰戰兢兢地在屋子內緩步而行。

外頭仍然風聲颯颯，聽起來很像女人的哭聲。

真後悔沒有帶神婆所贈的護身符來。

但其實到目前為止，我也不知道那道符究竟靈或不靈。

想著想著，我已走到了大廳的最深處。

那裏擺放著一張供奉靈位的神枱。

我撩開纏繞在枱上的蜘蛛網，伸手去點上面的燭台。

沒想到蠟燭一點即著，嚇得我不小心打翻了燭台旁邊的神主牌。

「有怪莫怪，細佬仔唔識世界。」我畢恭畢敬地將神主牌扶正。

只見牌上面刻著：

王氏故女凱琳之靈位。

剎時間，我全身如墜冰窯。

原來這一切都是個局。

凱琳處心積慮便是想引我到她的故居，與她長相廝守。

這樣看來，翠思很有可能便是替她達成遺願的幫兇。

我驚慌地到處張望，尋找逃生的方法。

但全屋唯一的出路便是兩隻女鬼所在的大門。

我應該不顧一切地奪門而出嗎？

不行！

我不可以棄家強而去這麼衰仔。

雖然那仆街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但怎說也是兄弟一場，要逃便一起逃！

「嗚啊啊啊啊啊啊！」

我鼓氣勇氣向著家強衝了過去。

「做乜搵野呀！」家強一個打滾躲開了我。

「再唔走來就唔切家喇!」我再度撲向家強。

「屌你咩!」家強用盡全力地頂著我的身軀。「我成個遇難計劃係叫你擒女，唔係擒我呀!」

「你唔明家喇!」我力竭聲嘶道:「前面個神主牌寫左凱琳個名，佢一心想害死我地兩個呀!!」

「你係咪傻撚左呀!」

「你信我啦!!」

「唔該.....」凱琳拍了拍我的膊頭。「請問你係咪講緊呢塊牌呀?」

我回頭一看，凱琳竟拿著自己的神主牌站在我的面前。

那目無表情的臉容配搭上搖曳不定的燭光，嚇得我全身發軟。

「唉，無啦無啦。」我攤在地上，閉目待死。

只聽凱琳奇怪道:「王氏故女?我都唔係姓王既.....」

「無啦無啦.....」

「唔信你自己睇下喇。」

我將眼睛眯開了一條縫。

凱琳已將自己的身份證遞了過來。

我接過身份證，訝異道:「吳凱琳?」

「係呀。」凱琳失笑道:「我無同你介紹過我既全名咩?」

「吓.....嗯.....好似無....」

「是咁的。」家強搶著道:「我個friend血糖一低就會神經緊張，大家千奇唔好怪佢。」

「係呀係呀，仲會嘔奶同埋消化不良添。」我尷尬到語無倫次。

「哈哈哈哈哈。」凱琳捧腹大笑。「呀豪你好可愛呀。」

「係咩?」我和家強同時道。

「咪住!」翠思神色不善地走向家強,問道:「你頭先講既遇難計劃，究竟係咩一回事?」

「哦..」家強乾笑了兩聲，道:「是咁的....啊啊啊啊啊啊!」

只見翠思邊踏著家強的腳踝邊道：「你最好同我老老實實。」

「有事唔可以慢慢講既咩！」我站起來拉開了翠思。

「放手呀！」翠思用力掙扎。

「點解妳旭啲就折磨人呀！」我緊捉住她不放。

「你理得我者！」翠思一巴打在我的臉上。

那清脆的掌聲在屋內響起了回音。

凱琳激動道：「Tracy妳做咩打佢呀！」

翠思咬緊下唇，氣得渾身顫抖。

「唔好攞嘈啦！」家強坐了起來，忿然道：「我講喇！」

然後，他便把原本的計劃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我們。

「所以話....我地本來要去既係另一間屋？」凱琳問道。

「係呀.....」家強垂頭喪氣道：「再過多一個鐘，威叔就會去果度接番我地家喇。」

翠思鄙夷道：「得你啲柒頭先會諗埋啲咁既屎橋。」

「收爹啦妳。」家強不服道：「唔係妳搞到我拗柴，我個plan不知幾成功。」

為免他們再度鬧翻，我息事寧人道：「當務之急，係咪應該盡快去你指果間屋，等威哥來救濟我地呢？」

「你去接佢過來啦。」家強無賴道：「出面橫風橫雨，我隻腳又腫到豬蹄咁攞樣，點都行唔旭家啦。」

「好啊。」翠思二話不說便走向門口。

「咁我地走先啦。」我故意牽起凱琳的手惹家強生氣。

「喂！」家強喊了過來：「你個人渣唔係諗住留低我一個喺度等呀嘛?!」

我沒好氣道：「咁唔係你想點呀？」

「你明知我受傷，點都留個人陪我啦.....」家強故意裝出一副可憐的樣子。

凱琳鬆開了我的手，微笑道：「你同Tracy去啦，我留喺度照顧佢。」

「咁點得家？」

「唔通你放心俾佢地兩個單獨相處咩？」凱琳指了指站在門旁等候的翠思

「咁又係。」我無奈道：「如果俾佢地兩個留喺度既話，返到來家強可能已經死左九世。」

「咪係咯。」凱琳笑道：「你地去啦，兩個人點都叫有個照應嘛。」

凱琳這般溫柔體貼，令我有種擁抱她的衝動。

可是神主牌一事仍然令我猶有餘悸，只好道：「我地會早去早回家喇。」

「一言為定？」凱琳伸出了手指尾。

「一言為定。」我和她打了個勾勾。

(10)

剛踏出破屋不久，雨勢便出乎意料地迅速減弱。

我和翠思依照著家強所指的方向，尋找他所謂的「安全屋」。

沿路上，翠思不發一語，看樣子還在怪我和家強欺騙了她。

「睇來啲雨就來停喇喎。」我刻意找些話題打破僵局。

說時遲那時快，雨竟真的停了。

隨著烏雲逐漸散開，淡淡的月光如水銀般洒在地上。

但翠思還是低著頭默默前進。

四周一片寂靜，叢林裏偶爾傳來夏蟬的低鳴。

我只好轉換話題道：「家強條友係咁家喇，成日都會諗埋晒啲古靈精怪野，妳就唔好太介懷喇。」

還是沒有回應。

「我信妳係無心整傷佢既，妳都唔似咁既人。」

「我特登家。」翠思語氣平板道。

「咩話？」我呆站在原地。

「我果時見到佢隔離有個窿特登推佢埋去家。」

聽她說得如此輕描淡寫，我不禁火從中來。

「妳有無過份啲呀!!」

「吹呀？」翠思挺起胸膛逼近我。

「妳.....」我氣得臉都紅了。

她昂起臉，趾高氣揚道：「我頭先打左你，你夠疆咪打番我咯!」

啪!

我確確切切地賞了她一巴掌。

翠思捂著半邊臉，神色怨恨地盯著我。

我氣憤道：「妳睇下人地凱琳幾善良，點解妳唔可以學下人呀！」

「係呀！佢最善良呀！佢乜都係最好家啦！」翠思發了瘋似的大叫。「睇來你好鐘意佢咁啱，不過我勸你咪戀鳩啦！就算凱琳真係鐘意你，都只不過係因為你個樣生得似佢以前條仔喳！」

我腦袋霎時噏了一聲。

我一直想不通，凱琳當初到底是看上我哪一點而接近我。

現在才知道，我一直都只是她前度男友的代替品。

「點呀，好大打擊呀？你夠我俾人屈咁大打擊咩？」說罷，翠思便哭著向前跑去。

俾人屈？

她是指之前推跌家強的事嗎？

難道她不是故意的？

到我回過神來的時候，翠思已消失不見了。

終於，我在叢林附近的一間石屋旁邊找到了翠思。

只見她蹲在門前的石級上泣不成聲。

我沒有作聲，只是默默地坐在她的身旁。

直至她止住了哭聲，我才輕輕道：「Sorry 呀，整喊妳。」

「你知就好啦。」翠思緩緩地抬起頭。

一時間，我被她梨雨帶花的臉容吸引得忘記了說話。

「做咩呀？」翠思抹了抹自己的臉。「我啲妝甩晒好樣衰呀？」

我情不自禁道：「呢個係我見過最好睇既素顏。」

翠思破涕為笑道：「咁你就係我見過最樣衰既素顏。」

「車。」我不以為然道：「靚仔先無本心呀。」

「咁你連本錢都無咯。」翠思忍俊不禁。

我們兩人一起哈哈大笑，剛才緊張的氣氛消散於無形。

「係呢，點解妳先前話俾人屈既？」我問道。

「我講你會信咩？」翠思瞅了我一眼。

「信。」我真誠地看著她。

「車。」翠思避開了我的視線，道：「之前你個friend家強追上來果時，我見佢下一步就會踏落地上面個坑，咪伸手推開佢咯，點知會累到佢拗柴既者。」

「咁點解當時妳唔講？」

「無人信，講來都晒氣。」翠思將腳邊的一顆碎石拋得遠遠的。

「咁之後你又喺破屋度踏多佢一腳？」

「哦...」翠思笑了笑。「果下純粹係我見佢唔老實想教訓下佢者。」

「唉...」我哭笑不得道：「真無吹妳唔漲呀。」

「話時話呢間係咪我地要搵既安全屋呀？」翠思站了起來，指了指身後的石屋。

「睇怕係喇，附近都無其他房屋。」

「橫掂威叔又未到，不如入屋睇下啦。」未等我同意，翠思便走進了石屋。

「小心啲呀。」我無奈地跟著她後面。

這間石屋，比起之前的破屋好上許多，至少我很容易便在門旁找到了燈制。

不得不佩服家強的心思，事關屋裏面的家居用品一應俱全，有床又有沙發，中間還有一堆木柴以供生火之用。

「嘩，呢度仲有煙花添喎。」翠思指著沙發旁邊的一個紙皮箱道。

我好奇地把裏面的煙花逐樣拿出。

「龍吐珠，鑽地龍...仲有炮仗添呀！」

「呢個好似幾好玩。」翠思遞給我兩條像「甘大枝」的煙花。

「迷幻星？」我歪著頭道：「個名咁搞野既？點玩？」

「點著佢咪知咯。」翠思很難得露出了期待的表情。

我掏出了火機，對著門口點燃了一根。

燦爛的光芒隨即在棒頭冒起，猶如一朵閃閃發光的蒲公英。

「嘩，好靚呀。」翠思興奮得像個小女孩似的。

「俾妳揸住喇。」我把迷幻星交在她手中。

「嘻嘻。」翠思一瞬不瞬地看著煙花，渾然不知道自己笑得有多自然，多燦爛。

我由衷道：「其實妳依家咁樣真係好靚，好過妳平時嚙埋口臉多多聲啦。」

翠思隨即板起臉，收起了笑容。

既然此路不通，我唯有再度轉換話題。

「係呢，點解凱琳會同佢之前個男朋友分手既？」

「講起佢我就慶。」翠思一臉厭惡道：「條友係我同凱琳喺Sky Bar識既，一開始既時候對凱琳千依百順家，扮到成個絕世好男人咁，我都差啲都走漏眼。」

「咁之後發生咩事呀？」

「無咩事，純粹係佢扮死狗借左凱琳好多錢，之後就粒聲唔出走左佬者。」

「哦，呢啲情場老千周時有啦。」我又點亮了另一根煙花。

「都唔明凱琳點會睇上呢啲人家。」翠思把另一枝湊了過來借火。

「貪佢靚仔掛。」我笑道。

「唔知醜，都話左你唔靚仔咯。」翠思道。

「哦。」我裝作恍然大悟道：「係咪因為我個樣生得似果個仆街，所以妳對我既態度先咁差呢？」

「咪自作多情啦，我對每個男人都係咁。」翠思望著煙花呆呆出神。

看著她佈滿泥濘的狼狽樣子，我不禁心生憐惜。

說到底，她一直強裝倔強只是深怕受到傷害而已。

「咁妳又唔使咁灰既。」我安慰道。

翠思輕輕地嘆了口氣，道：「埋得我身既，咪淨係想同我上床，有邊個會係真心想了解我吖……」

「呢個世界係多賤精，但唔代表無好既男人。」

「係就好啦。」

我受不了這種她這種淡淡的哀愁，於是道：「喂，表演樣野妳睇。」

「咩呀？」翠思抬起頭。

我將兩枝點著的迷幻星倒轉，假插在自己的鼻窿，然後問：「似唔似妳今日喺船上面幫我畫既鼻毛呀？」

「嘩哈哈！」翠思鼓掌道：「好似呀，仲識發光添呀。」

「妳笑返咪幾好。」我憐惜地看著她。

翠思竟害羞地的別過了臉。

「信我。」我蹲在她的前面，握著她的手道：「以妳咁既條件，一定會搵到個真心錫妳既人。」

「死開啦……」翠思的淚水在眼眶裏打滾。

我拋下手上的煙花，給她一個有力的擁抱。

「你做咩呀，放手呀！」

任憑她如何拳打腳踢，我也沒有放開。

我知道，她現在很需要別人給予的溫暖。

「死咸濕佬！死咸濕佬！」翠思把我的膊頭哭濕了。

「係喇係喇，你就當我想抽水啦。」我輕撫著她的秀髮。

誰知翠思竟然道：「抽水咁抽既咩，我教你啦！」

說罷，她便一把吻在我的唇上。

這一次，我沒有掙扎，安然陶醉於這溫柔的一吻。

正迷糊間，門口卻突然傳來了一聲呼喝：

「打劫！」

我和翠思即時分開。

只見威叔笑嘻嘻地站在門口，道：「點呀？我晏晝啲戲係咪好逼真呢？」

(11)

威叔駕駛著貨van, 沿著原路返回了破屋。

家強和凱琳早就在屋子外面等待我們的歸來。

「強哥，乜搞到咁狼狽呀？」威叔把頭伸出車窗。

「開你既車啦，咁撚多爹。」家強一跛一跛地走近貨van。

「女士們做咩唔上車呀？」威叔問道。

翠思撓起雙手，用下巴指著家強：「佢啲誠信破晒產，我哋唔想坐佢隔離。」

凱琳沒有說話，看樣子深表認同。

無可奈何地，家強只好與我交換位置。

他坐車頭，而我則坐在後排的中間。

待我們全都坐好，威哥便發動了車子。

與來的時候很不同，這次的車速緩慢了很多。

大家都很安靜，沒有人願意打破沉默。

威哥可能也察覺到氣氛有點奇怪，識趣地閉上了嘴巴。

眾人滿懷心事，各自專注於窗外的夜景。

突然，翠思十指緊扣地拖住了我的左手。

她雖然沒有看過來，但我留意到她的嘴角泛起了微笑。

我立即轉頭觀察凱琳，幸好她沒有發現。

誰知凱琳竟在下一秒拖住了我的右手。

我全身僵硬得動也不敢動。

這到底是什麼狀況？

可恨的是，威哥竟在此時播放起容祖兒的「出賣」。

「威哥，可唔可以轉首歌呀。」我滴著汗問道。

「得。」他再度按下按鈕。

這次居然是「一拍兩散」。

「識貨啲威叔。」家強讚賞道：「呢隻精選我都有買。」

「十蚊隻翻版碟來既者。」威哥沾沾自喜。

為了不著痕跡，我只好默默聽歌。

...

這是在提點我嗎？

「我卻要忠變奸，斗膽一腳踏兩船，想上岸時又晏...」

說得很對，但我該如何收拾這個殘局？

唉，還是等這次旅程結束後，回到香港再作打算吧。

才剛下定主意，貨van竟在拱北關口停了車！

我微微掙脫了凱琳和翠思的手，挨前問家強道：「乜唔係返香港咩？」

「梗係唔係啦。」家強故意提高聲線道：「為左表示我對兩位小姐既歉意，今晚我請大家去澳門豪住一晚。」

「咩酒店先？」翠思第一時間問道。

「梗係五星級啦。」家強答。

「男女同房？」威叔插嘴道。

「關你撚事咩！」家強的樣子猶如想將威叔就地正法。

「如果要同你一間房我就唔去家啦。」翠思擺明車馬道。

「放心放心。」家強強顏歡笑道：「分開既，分開既。」

「咁就差唔多。」翠思撇下行李便下了車。

「哈哈，又要辛苦你啦。」凱琳對著我伸了伸舌頭。

不知怎地，我總覺得凱琳看起來好像有點失落。

臨走時，威叔不忘在車上大喊：

「咁多位大哥大姊，祝你地今晚玩得鳩鳩慶慶。」

家強會心微笑，可我卻尷尬得只想找個洞跳進去算了。

我們入住的，是位於氹仔的銀河酒店。

或許是經歷過一整天的風風雨雨，當我置身酒店金碧輝煌的大堂時，真有點恍如隔世的感覺。

家強辦理好Check In的手續，便跛著腳回來派發匙卡。

「噏，我地住2818, 妳地就住2819，咁唔使驚啦。」

「千祈唔好走過來我地間房呀！」翠思狠狠地盯了家強一眼，便牽著凱琳往電梯走去。

「死八婆，多謝都無句。」家強怨狠地看著翠思的背影。

「呀豪，我地聽日見啦。」凱琳轉過身向我們揮手作別。

「好呀。」我又和家強一同和應。

家強待她們走遠，才埋怨道：「你應乜鳩呀，Helen都唔係同你講野。」

「是但啦...」我心煩意亂道：「搞成咁你唔係仲諗住溝人呀嘛。」

「咩唔溝呀！」

家強很大反應。「從Helen肯留低喺果間爛鬼屋度陪我，我就知佢對我仲有好感啦。」

「話時話...」我擔憂道：「家強你喺間屋度有無對Helen做過啲咩呀...」

「我會做啲咩呀?!」家強激動道：「Helen係我女神來家，我又點會咁輕易褻瀆神靈呢!」

我剛想追問下去，身後一把粗獷的聲音卻打斷了我的說話。

「咦? 你咪係強哥?!」

「點呀成哥!」家強回抱著一名賤肉橫生的肥佬，親切道：「咁好過來澳門玩呀。」

「來澳門唔係嫖就係賭家啦。」成哥哈哈大笑。「咁有緣撞到咯，一齊玩啦。」

「哈哈，嫖就免喇!」家強笑道：「不過一場來到，點都要嚙下成哥你啲旺氣既。」

我連忙把家強拉到一旁，低聲道：「咁上面啲女點算呀?」

「正所謂情場失意，賭場就自然得意。」家強煞有介事道：「依家啲女咁有戒心，點都要等聽日先做到野啦。我地今晚一於大殺四方，贏返啲水腳返來!」

我可沒他這麼好精力，於是道：「你地玩啦，我想返上去沖涼訓覺。」

家強剛要回答，成哥便把他整個人扯了過去，催促道：「行啦！啲錢唔等人家！」

家強只好道：「咁我去玩兩手先啦。」

「去啦去啦。」我擺擺手道：「贏多啲先好返來呀。」

當他們離去的時候，我猶自聽到成哥問家強：「你個friend鸚鵡家？來到賭場唔賭錢，咁同去雞寶唔叫雞有咩分別啊？」

(12)

要說家強計劃中最好的那個部分，應該就是這間酒店了。

雖然我們訂的是雙人房，但房間寬敞得就算再多十個人入住也不成問題。

再加上室內奢華富麗的裝修以及冠冕堂皇的氣派，實在令人有一種置身皇宮的感覺。

我換上酒店軟綿綿的拖鞋，打開了放置在電視視下面的雪櫃。

眾所周知，Mini bar的價錢出名貴得離譜。

但既然是家強埋單，我當然不用和他客氣。

更何況此刻的我，非常需要酒精來逃避思考。

我拿起一枝Vodka，直接灌進喉嚨。

「好酒！」我自個兒興奮。

餘興未盡，我接著又打開另一枝Baileys。

「正呀！」

兩枝酒的口感分別很大，但同樣好喝。

這使我不期然聯想到隔離房的兩位女孩。

如果說凱琳就像Baileys般溫純甜美，那麼翠思則有如Vodka般辛辣刺激。

兩枝酒各擅勝場，真不知如何割捨。

一想到她們就在牆的另一邊，我便覺得心癢難騷。

畢竟皇宮又怎能沒有皇妃？

正當綺念初起之際，門鈴卻響了起來。

叮噠

「唔係掛，個死仔咁快就輸清光？」我爬起身打開了門。

只見凱琳俏生生地站在門外。

她的頭髮濕漉漉的，全身散發著一股洗頭水的香氣。

「妳沖完涼啦？」我脫口問道。

「係呀。」凱琳笑盈盈地看著我。

她身上穿著一件粉紅色的小背心，其貼身的程度就連她胸圍上的花紋輪廓也清晰可辨。

「你個friend呢？」凱琳問道。

我立即收回視線，道：「妳指家強？佢去左賭錢未番來呀.....」

凱琳「哦」了一聲，便走進了我的房間。

雖知不妥，但我卻沒有阻止她。

「嘩！你地間房個景觀好多喎。」凱琳站在落地玻璃前面不住讚嘆。

「係咩....」看著凱琳毫無贅肉的小蠻腰，我頓時感到舌乾舌燥。

「早知同你地換啦，隔離房既海景細好多呀。」凱琳扁了扁嘴。

「嗯....」聞著她的髮香，我的心跳不斷加速。

「呀豪，你做咩成頭大汗既？」

「係？」我的身體開始發熱。「可能係飲左酒掛....」

「有酒飲咩？」凱琳彎身察看雪櫃，露出了白色的小褲頭。

我最後一道理智的防線亦宣告崩潰。

「我頂唔順啦！」

正當我想從後熊抱凱琳的時候，大門傳來了熟悉的敲門聲。

咚！咚！咚！

「Tracy？」我情不自禁叫了出來。

翠思在門外應道：「係呀，開門啦！」

我吃了一驚，慌張道：「凱琳妳快啲哩埋啦！」

凱琳奇怪道：「點解既？」

「俾佢見到我地兩個喺間房，佢會亂諗野家！」

「會亂諗咩呀？我地又無做咩.....」

「信我啦，妳都唔想佢誤會我地家。」

「究竟誤會咩呀？」

「誤會我唔係好男仔咯。」我一邊胡說，一邊將凱琳推入了廁所。

「得未呀!!」翠思已由敲門變成了拍門。

「咩事呢？」我稍微把房門開出了一條細縫。

誰知翠思竟一腳踢開了門，氣沖沖道：「做咩咁耐先開門呀?!」

「家強頭先無著褲呀嘛...」我故作鎮定道。

「咁佢依家人呢？」翠思到處張望。

「喺.....喺廁所囉.....」我不斷冒出冷汗。

「係？」翠思一臉狐疑地走近了廁所。

女人的直覺果然很恐怖。

「妳咪開咯。」我索性豁了出去：「唔好話我唔警告妳，佢啲屎出左名臭到仆街，」

翠思即時退後了兩步，嘔心道：「你講野可唔可以唔好咁核突呀。」

我沒時間和她閑聊，便直接道：「妳唔係叫我地唔好去妳地間房既咩？妳依家又過來既？」

「車!

」翠思用手指篤了我的額頭一下。「我諗住沖涼果時唔見左Helen先過來睇下家嗰，你諗左去邊呀。」

「Helen？」我裝傻道：「唔見啲，係咪落左去賭錢呀？」

「唔會掛？」翠思看起來真的有點擔心。

「妳不妨落去睇下先啦。」

「好啊。」翠思牽起了我的手。

「做咩呀？」我訝異道。

「一齊去咯。」翠思說得理所當然。

我頭皮發麻道：「咁妳返房等等我，我都想沖個涼先。」

「咁婆媽家，我都未沖啦。」

「咁妳都去沖囉。」

「都好啱。」翠思嫵媚地向我單了一下眼。「咁你想唔想去我房一齊沖？」

想不到她竟然會提出如此大膽的請求。

如不是狀況這麼尷尬，我肯定搶著答應，現在只好道：「唔好啦，晏啲如果凱琳返到來……」

「玩你喳！」翠思又篤了我額頭一下。「我會咁益你咩！」

「哈...」我真不知道應該高興還是失望。

「死白痴仔。」翠思笑著走向自己的房間。

但當房門關上的時候，我彷彿聽見她發出了一聲嘆息。

「Tracy 佢走左啦。」我打開了廁所門。

「嘩！」凱琳大聲尖叫。

我立即把門重新關上。

沒想到凱琳竟真的在上廁所。

沒多久，凱琳低著頭走了出來，尷尬道：「我頭先好急，又見你咁耐都未開門，所以...」

「哈哈，我唔好意思至真。」我乾笑了兩聲輕輕帶過。

「係呢，翠思來做咩呀？」凱琳問。

「哦，佢見妳唔見左，過來睇下妳係唔係度者。」

凱琳沒好氣道：「行開一陣者，又會擔心成咁既。」

「妳地既感情好好咁啱。」我問道。

「係呀。」凱琳露出安心的微笑。「自從我失戀之後，翠思成日都會擔心我做傻事。就好似今次旅行咁，佢都係驚我俾人蝦先跟埋來。」

聽凱琳這樣說，我甚麼慾火也熄滅了。

如果有鏡子的話，我相信自己此刻的笑容必定相當苦澀。

「咁妳快啲返房啦，翠思喺房度等緊妳。」

「嗯。」凱琳點了點頭。「咁我地聽朝早九點鐘喺樓下coffee shop度等啦。」

「九點咁早?！」

「見多啲唔好咩？」凱琳撒嬌道。

「好啦好啦。」我無奈答應。

「咁先乖家嘛。」

凱琳在我唇上輕輕一吻，便返回了自己的房間。

剩下我一個人站在空蕩的走廊，呆呆出神。

(13)

我躺在天鵝絨的床單上，徹夜難眠。

這樣子下去真的不是辦法。

雖說我很想享受齊人之福，但如此偷偷摸摸地盤旋在凱琳與翠思這對好姊妹中間，實在不是正人君子的作風。

那麼我應該選擇翠思，還是凱琳呢？

這等同在溫柔與激情兩者之間作出決擇。

但若然把家強也納入考慮因素，情況便明朗很多。

既然家強同樣喜歡凱琳，我何不選擇翠思成全他們？

這樣不正是家家有求，和氣收場嗎？

好吧，雖然有點委屈了凱琳，但我相信家強對她是認真的。

至少他今晚寧可去賭錢，也不去勉強做出令凱琳難堪尷尬的事情。

換作平時，他可能早就在酒店的welcome drink下了藥。

就這樣決定吧。

等家強回來，我便把事情和盤托出，然後和他商量對策。

對，就這麼辦。

心中一打定主意，我立即睡得非常安穩。

九點十五分。

糟了！睡得太熟，竟睡過了凱琳約定的集合時間！

我爬起身來，家強已然不在。

那死仔居然不等我便出發了？！

我立即執拾行李，以九秒九的極速衝落coffee shop。

我邊跑邊作輯道：「Sorry呀大家，遲到左少少....」

「唔緊要啦，佢地都未到。」凱琳微笑道。

聽她這樣說，我頓時鬆一口氣道：「早知唔使咁趕啦，原來佢地都都未到。」

「佢地唔會來家喇。」凱琳的笑意越來越濃。

「即係點呀？」

「其實我特登約早左兩個鐘，等我同你可以有啲私人時間行下街嗒嘛。」凱琳笑不攏嘴。

「哎呀，妳咁奸家！」

「行啦！」凱琳雀躍地撓起了我的手。

「唔好咁...」我下意識想將手抽回來。

「做咩呀？」凱琳反而撓得更緊。

我應該現在向她坦白嗎？

唉，還是算吧。

既然已決定了放棄，這兩個小時就當是和她最後相處的時間吧。

「無野呀。」我笑了笑。「行啦。」

雖說是行街，但去過澳門的人都知道，賭場根本無街可行。

放眼望去，琳瑯滿目盡是些專做大陸人生意的奢侈品商店。

甚麼LV, 甚麼Gucci, 有些牌子我甚至連讀也不識讀。

但凱琳好像完全不介意，只懂倚俾著我緩步而行。

「呀豪，我今日有咩唔同呀？」

我這才留意到，她身上所穿的正是最初和我相遇時的那條老土碎花裙。

但我只是隨口答道：「無呀，咪同平時一樣咁靚咯。」

「嘻嘻。」

看著凱琳甜甜的笑，我心中只感到一片惆悵。

不能再這樣口甜嘴滑下去了，不然到了攤牌的時候只會更加難受。

當走近一間專賣鑽飾的店鋪時，凱琳突然問我：「你有無聽過鑽石係天使既眼淚呢句說話呀？」

我搖了搖頭，心中認為就算真的是眼淚，也是男人流出來的。

女孩子就是這樣，對於鑽石這種碳組合總有著無窮無盡的幻想。

「唔好行咁近呀。」我提點道：「唔係啲Sales會行過來家。」

「唔知有咩可以幫到小姐妳呢？」女職員像鬼一般出現。

我馬上打發道：「無野，隨便睇睇者.....」

當我們轉身離去的時候，女職員突然捉著凱琳的手問道：「小姐，妳呢隻係咪限量版既恆久心鑽呀？」

凱琳立即把戴著心型鑽戒的手縮回，躲在我的後面。

女職員隨即一臉艷羨地望著我，道：「先生，你對你女朋友真係好喇。」

這女職員當真無知，我一身牛記笠記似是買得起鑽石的人嗎？

但為了面子，我還是厚著臉皮回答道：「梗係啦，使妳講。」

凱琳只是吃吃而笑，並沒有說破。

我悄聲問女職員：「隻戒指喺呢度賣幾錢呀？」

女職員想了想，然後答道：「原價二十五萬，不過依家做緊優惠，只係需要二十三萬港紙。」

「咩話？一粒石值成廿幾皮野？！」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唔好睇喇，走啦。」凱琳拉著我離開了鋪頭。

其實，我並不是沒有注意過凱琳手上的戒指。

但我一直認為那只是旺角中心的便宜貨。

有時候還覺得她大模斯樣地戴著這麼閃的假鑽，有點兒柒。

現在才知道，柒的那個是我。

不知不覺間，我和凱琳竟回到了酒店的大堂。

「做咩呀你，神不守舍咁既？」凱琳忍不住問。

「無...」我裝作沒事道:「我有啲肚餓啫嘛。」

「咁我地去食早餐先啦。」

才走出了兩步，凱琳便突然神色倉慌地看出酒店的門外。

只見一輛金色的勞斯萊斯停泊在酒店大門的正中間。

「架車幾靚吖....」我不以為然道:「聽我老闆講，呢啲車係酒店專門用來接載啲豪客用架。」

「唔係家....」凱琳的嘴唇微微發抖。

「妳又知?」

凱琳望著我，臉色蒼白道:

「架車係我呀爸家。」

(14)

「咩話?!」我驚訝道:「架勞斯萊斯係你老豆既?!」

「嗯。」凱琳慌張地點了點頭。「依家要避都來唔切家喇，快啲同我過去打聲招呼啦。」

我還未來得切及消化這突如其來的消息，凱琳已拉著我走出了大門。

她的爸爸媽媽亦在此時下了車。

凱琳的爸爸年約五十，留著一頭既短且硬的陸軍裝，亦即是那種兩邊起角的髮型。

從他肥胖的身型和土豪般的打扮，便知道他是個不折不扣的暴發戶。

至於她的媽媽，看起來年輕得就像三十多歲，舉手投足處處散發著貴婦的風華。

細看之下，她的樣貌甚至與凱琳有幾分相似。

「爸，媽。」凱琳怯懦地向著自己的父母打招呼。

事到如今，我只好跟著道:「Hi, 吳生吳太太你地好。」

「哼!」吳先生正眼也沒瞧我們，便大步走進了酒店。

反倒是吳太太走了過來，低聲向凱琳道:「女兒呀，妳這次闖大禍啦。」

我第一個念頭便是:「WTF?! 普通話?!」

只聽凱琳以標準的普通話回答:「媽，只怪我昨晚打電話跟爸爸開玩笑，說自己是跟男朋友來澳門玩，沒想到你們真的來了.....」

「女兒啊....」吳太太好像每句都要以此開頭。「這玩笑不能開呀，妳爸一聽見妳有男朋友，便嚷著要坐專機來看妳。」

「補好意思....」我以極爛的普通話插嘴道:「妳老公好像好唔耐煩。」

她們一起望進酒店，只見吳先生一臉嚴肅地隔著玻璃盯實我們。

「走走走，我們待會兒再說。」吳太太亦步亦趨地推著我和凱琳走進酒店。

一名大堂經理隨即飛撲過來，向我們鞠躬道:「吳先生，吳太太，你們來啦。」

吳先生又「哼」了一聲。

我悄聲向凱琳道:「點解妳老豆來來去去得一句對白，成個RPG既角色咁既。」

「咗....」凱琳用手踭頂了我一下。「我呀爸識聽廣東話家。」

「咁又點者。」我吐了吐舌頭道:「佢都唔知咩叫RPG啦。」

就在此時，吳先生目光凌厲地瞥了我一眼。

我隨即收起嘻皮笑臉的樣子。

「吃了沒？」吳先生簡潔地問道。

「吃了。」口頭上雖然這樣回答，但我的肚子卻不爭氣地響了起來。

吳先生轉過頭向經理吩咐道:「準備一間VIP房，我們要吃飯。」

經理連連點頭道:「都準備好了，這邊請。」

我可不想捲進這頓豪門聚餐，於是婉拒道:「你地一家人食啦，我都唔肚餓...」

「我叫你吃就吃！」吳先生的語氣強硬得有如命令，教人聽起來好不舒服。

我剛想反抗，凱琳卻溫聲道:「去啦，就當係陪我啦，好無?」

我敵不過她可憐的目光，便硬著頭皮跟著她爸爸媽媽，走進了電梯。

(15)

一打開貴賓廳的水晶大門，我便被餐枱上的擺設嚇傻了眼。

日本菜我吃得最多，可我真的沒見過這麼巨型的壽司船。

光是盛載壽司的船身便足有一米高，三米長。

我踮高腳尖觀察其內。

海膽，帆立貝，三文魚.....

我能想像到的日本料理，船裏面應有盡有。

「坐坐坐，別容氣。」吳太用眼神指引我和凱琳坐到特長餐檯的對面。

我低聲問凱琳：「條船咁高，唔通要擔堂梯來食？」

誰知一坐下，餐檯的中間便開出了一個大窿。

而隨著壽司船緩緩下降，吳生儼如石像的臉孔亦從船的另一邊面冒了起來。

直至船沿與檯面完全對齊，壽司船才停了下來。

但吳生極不友善的目光卻沒有從我的身上移開。

見氣氛如此尷尬，我便暖場道：「哈哈，怪唔知得啲人成日話沉船係一件好事啦。」

沒有人答話，大概是聽不明白當中的含意吧。

我望向凱琳求助，可是她頭低低的，完全沒有替我解圍的意思。

在吳生目無表情的注視下，我頓時感到如坐針氈。

「怎麼啦？椅子不舒服嗎？」凱琳的媽媽好心問道。

「唔係.....我後面個銀包銀親我者。」我胡亂作了個籍口。

「那就拿出來呀。」吳太掩嘴而笑，「難不成你是怕我們會偷你的錢？」

「點會呢.....」我賠笑了兩聲，便將用了很多年的TOUGH銀包從褲袋拿出。

吳太一看見銀包破舊的外相，那表情就好像我放在檯上的不是一個銀包，而是一篤屎。

「你叫甚麼名字？」吳生突然問道。

「我叫呀豪。」

「為什麼不說普通話？」

「我啲煲冬瓜好爛，況且吳生你都識聽廣東話啦。」

「我聽得懂不代表我愛聽。」吳生神色傲慢道：「況且你是中國人就應該說普通話。」

我聽了不禁心中有氣，於是道：「你唔鐘意聽唔代表我就要講，香港無一條法例話唔可以講廣東話。」

「甚麼香港法律，」吳生冷笑道：「如果不是我們國內的同胞，你們香港早就毀了。」

「哈哈，」我真心覺得很可笑。「呢個世界從來無話無左邊個唔得，你頭先果句說話只有啲極度霸度既人先講得出口。」

「大膽！」吳先生重重地拍了餐檯一下，「你知不知道你是在跟誰說話！」

吳太太見丈夫如此生氣，便勸說道：「我們還是先吃東西再說吧....」

啪！

吳先生竟當場給了吳太太一巴掌！

「男人說話那容得你們女人在旁邊吱吱喳喳的！」

吳太太委屈道：「我.....我只是....」

「滾！」吳先生暴喝道：「女人都給我滾出去！」

「好好好.....」吳太倉忙地跑過來拉住凱琳。「女兒，我們待會再回來好嗎？」

凱琳搖搖頭，指著我說道：「我要留在這裡陪他。」

「妳也要反了嗎？」吳生的語氣冰冷得令人不寒而慄。

「我們只是出去逛一會兒就回來，好嗎？」吳太顯然怕得厲害，就連聲音也在發抖。

為免吳太難做，我只好站起來道：「咁我都失陪先啦。」

吳生例牌地哼了一聲，道：「我是叫女人離開，難道你是女人嗎？」

我受不了他持勢凌人的態度，於是便重新坐了下來，撓起雙手道：「既然吳生你咁好客，我咪食埋野先走咯。」

「哼！」吳生轉頭向妻子女兒道：「妳們怎麼還不滾？」

吳太連忙道：「那你們慢慢吃，我們先去逛逛。」

說罷，吳太便強拉著凱琳往貴賓廳的門口走去。

「呀豪....」凱琳一臉擔憂地回望著我。

我向她報以一個安心的微笑，心裡卻虛得要命。

隨著大門關上，我和吳生便進入一對一的局面。

(16)

華麗的貴賓廳裏，瀰漫著一股肅殺的氣氛。

自從凱琳和她媽媽離開之後，我和吳生便一直互相對視，各不相讓。

我表面上雖然強裝鎮靜，但心裏其實叫苦連天。

事關我從昨天晚上開始，便沒有吃過任何東西。

面對著滿桌的日本料理，我的胃部快要餓得扭作一團。

咕.....

隨著我的肚子發出聲響，我與吳生抗衡的氣勢便整個弱掉。

可恨的是，吳生完全沒有動筷的意思。

我忍不住指著壽司船道：「不如我地食完野先再睇過啦，好嗎？」

吳生還是沒有開口。

我可沒精力和他玩大眼瞪小眼的遊戲，便徑自拿起了一件三文魚放入口中。

那鮮嫩肥美的肉感登時令我的精神為之一震。

吳生仍舊冷冷地看著我，不發一語。

既然他選擇沉默，我也樂於在寧靜的環境中大快朵頤。

「正呀喂！」我一口氣鯨吞了三件海膽壽司。

吳生斜視著我，眼神猶如看著一頭餓壞了的小狗。

「望咩者，整舊啦。」我徒手抓起一大堆吞拿魚刺身拋到他的面前。

還以為這樣可以激怒他，沒想到他反而很冷靜地問：「你今年多大了？」

「比一般既年輕人大幾歲啦。」我模稜兩可道。

「那你是幹什麼的？」

「我是幹你女兒的。」心中雖然這麼想，但念在他好歹也是凱琳的爸爸，便回答道：「我喺一間物流公司入面做文員。」

吳生皺起眉頭，追問道：「那你爸媽是幹甚麼的？」

「賣咸鴨蛋的。」我又把一件鰻魚壽司放入口。

「甚麼意思？」

「死晒的意思。」

「那你憑甚麼娶我的女兒？」吳生一掌拍在檯上。

「咩話？」我差點兒沒把口中的飯噴出來。

只聽吳生自負道：「我的女兒身驕肉貴，你養得起她嗎？」

我連忙把壽司吞進口中，才道：「吳生，睇來我地有啲誤會....」

「誤會？」

「其實我同你個女只係識左兩日家嗰....」

「那又怎樣？」吳生的反應太出我意料之外。

「兩日嗰，咁快就談婚論嫁？」

「你們不是在拍拖嗎？」

「係又點，唔係又點？」

「如果不結婚，那拍拖來幹嘛？」

我驚訝得合不攏嘴。

看來我和吳生之間的代溝，比母牛的乳溝還要深。

「吳生你聽我講，」我耐著性子解釋道：「喺呢個充滿住friend前性行為既年代，你果套已經out晒家喇。」

吳生顯然沒有把我的說話聽進耳朵，繼續問道：「你有兩億嗎？」

兩億？是在說精蟲嗎？

只見吳生舉起了兩隻手指，道：「如果你付得起兩億，我的寶貝女兒就隨便你帶走。」

這土豪把凱琳當成甚麼？淘寶網上的寶貝？

「嫌貴嗎？」吳生態度囂張道：「付不起錢就沒什麼好談的了。」

我冷笑了兩聲，道：「兩億太少啦掛。」

「嗯？」吳生揚起眉毛，顯得有點驚訝。

我不慌不忙地站了起來，指著自己的下體道：「我晚晚都俾幾十億你個女啦。」

「你說甚麼?!」吳生氣得把椅子整個推翻。

「我話我食左你個女隻豬呀!」為免他聽不明白，我故意將兩隻手指圍成圓形，然後用另一隻手指將其戳穿。

「你.....」吳生額頭上的青筋暴現。

就在大戰一觸即發的時候，貴賓廳的大門被人從外推開。

(17)

出現在門後面的,是凱琳與她的媽媽。

「哎喲,」吳太笑容可掬道:「你們可都吃飽了啦?」

趕在吳生還未爆發之前,我連忙道:「既然妳地返到來,我都係走先喇。」

「慢著....」吳太叫住了我。「我女兒有一件禮物想送給你。」

說罷,吳太便向凱琳打了一個眼神。

凱琳隨即向我遞上了一個包裝精美的紙盒,羞澀道:「呢個係我媽咪揀俾你家.....」

我打開盒子一看。

是一個Hermes的真皮銀包。

「咩野意思?」我冷冷地問道。

「是這樣的...」吳太搶著道:「我們剛才看你的錢包好像用了有一段時間,所以特地到下面買了一個最新的款式給你。」

我望向凱琳道:「妳都係咁覺得?」

凱琳看了看媽媽,又看了看爸爸,不知如何反應。

「收起來吧,」吳太把錢包硬塞到我的手上,「這可是全店最貴的男士錢包喔。」

換作平時,我可能會欣然接受她們的禮物。

但此刻的我,卻感到無比的屈辱。

這根本就是看不起我貧窮的一種象徵。

我拿出自己的銀包,淡淡道:「呢個銀包有咩問題?」

吳太立即掩著鼻子退後了幾步。

「你的錢包沒有問題,」吳生插嘴道:「我家洗廁所的工人好像也是用這個款式。」

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憤怒。

「呢啲叫vintage呀!你條大陸佬識條春咩!?!」

話一出口,就連我也被自己的怒火嚇了一跳。

「呀豪....」凱琳拉著我的衣袖道：「你做咩咁同我呀爸講野呀....」

「佢係妳呀爸，又唔係我呀爸，我做咩要俾臉佢呀！」我的怒火一發不可收拾。

「窮孩子就是沒有教養。」吳太低聲埋怨。

「阿豪你唔好咁啦...」凱琳淚眼汪汪道：「快啲同我呀爸講聲對唔住啦。」

「對咩唔住呀！」我用力地甩開凱琳的手，「既然個銀包咁撚巴閉，你地咪送俾你地個工人用咯！我無福消受呀！」

「呀豪....」凱琳的淚水終於湧了出來。

「行開！」我一把推開了凱琳。

「那錢包.....」吳太欲言又止。

「俾返你地咯！」我狠狠地將錢包擲落地上，便頭也不回地踏出了貴賓廳。

回到酒店大堂，我的心情久久未能平復。

我幹嘛要發這麼大脾氣？

不是決定了要放棄凱琳嗎？

她們家的事又與我何幹？

這些道理雖然顯淺易懂，但我就是怎樣也不能釋懷。

是因為我受不了有錢人的冷眼嗎？

還是在怨恨自己一輩子都賺不到兩億？

「屌！」

我一拳打在大堂的牆壁上洩憤。

牆壁紋風不動，但我的拳頭卻腫了起來。

正我想再次揮拳的時候，突然有人從後抱住了我。

「呀豪.....」凱琳用力地把我抱緊。

她竟拋下了自己的父母追了上來。

「妳都係返上去啦。」我嘆道。

「你唔好唔要我呀.....」凱琳的身體不斷發抖。

我放開了緊握的拳頭，轉過身緊緊地回抱著她。

「嗚呀.....」凱琳埋首在我的懷內痛哭失聲。

「唔好喊啦，」我輕拍她的背部安慰道:「我都唔係怪妳。」

或許是找到了依靠，凱琳的淚水像決堤般湧出。

但哭，並不能解決我們之間的問題。

「算啦Helen，」我無奈道:「我地無可能家喇。」

「唔係家!」凱琳拼命搖頭道:「你唔使理我呀爸呀媽點講家!」

「其實妳有無諗過，妳鐘意既只係妳以前既男朋友。」

「Tracy同你講既?」凱琳抽噎著問道。

我苦笑著點了點頭。

「一開始係，」凱琳直認不諱。「但經過呢兩日既相處，我就知道你同佢好唔同。因為你鍾意既係我既人，而唔係我既錢。」

我多想告訴她，這只是因為我一直都不知道她很有錢而已。

但隨即我又想，如果我早就知道凱琳出身豪門，我還會選擇放棄她嗎?

應該不會吧...

試問世間上有哪個男人不想吃拖鞋飯?

想到這裏，我不禁有點後悔剛剛和她的父母鬧翻了。

「呀豪....」凱琳抬起頭，情深款款地問道:「你會唔會因為我係有錢女而離開我家?」

一時間，我回答不上來，便敷衍道:「睇妳乖唔乖先啦...」

「我要你依家答我。」凱琳的表情相當認真。

看著她楚楚可憐的樣子，我實在狠不下心拒絕，只好回答道:「梗係唔會啦....」

話音未畢，我的背後便響起了兩聲冷笑。

(18)

一聽見聲響,我立即將凱琳推開。

只見翠思站在Coffee Shop的門前,冷冷地目睹這一切。

我這才醒起,現在正正是凱琳原本約定的集合時間。

「哈哈,」凱琳走過去拉起翠思的手,害羞道:「俾妳見到添。」

「無所謂,」翠思目無表情道:「我一啲都唔覺得意外。」

「Tracy,」我有口難言道:「妳聽我講....」

正當我想解釋下去的時候,我的右臉驀地中了一拳!

我登時頭暈眼花地摔在地上。

當我抬起頭的時候,第一眼便看見家強青筋暴現的拳頭。

「仆你個街!」家強氣得臉容扭曲,「我當你係兄弟,你咁對我?!」

我從沒看過家強如此憤怒,一時間竟不知如何反應。

「你做乜打我男朋友呀!」凱琳大聲叫道。

「男朋友?!」家強斜視著我,「乜發展得咁撻快呀!」

說罷,他便毫不留情地往我身上狂踢,完全不理自己腳上有傷。

「你係咪癲左呀!」凱琳衝過來擋在我的前面,「佢係你個friend來家!」

「Friend?」家強不齒道:「Friend會趁你唔喺度既時候撬你牆腳既咩?!」

凱琳疑惑道:「你講咩呀?」

家強指著我喝道:「妳自己問佢啦!」。

「我....我....」

不知是否被家強踢中氣門,我竟說不出一句話來。

「我我我咩呀,你食撻屎啦!」家強又重重地踹了我一腳,「明明講好左我追Helen,你追Tracy。點呀?依家想起雙飛呀?」

「喂!」凱琳喝止家強道:「你咪趁人地講唔到野就亂噏啦!」

「我亂噏？」家強指著翠思道：「不如妳聽下當事人講咩先啦。」

凱琳隨即望向翠思問道：「佢講既野係咪真家....」。

翠思低著頭，沒有回應。

「妳老實同我講，」凱琳一步一步地走向翠思，「呀豪係咪同時追緊妳？」

「Helen.....」翠思顯得很疲累，「不如我地走啦.....」

「妳答左我先。」

「我好劫，好想走....」

「走咩呀!!!」凱琳失去理智地狂搖著翠思的膊頭，「我問緊妳呀豪係咪一腳踏兩船呀!!!」

翠思神色哀傷地別過頭，等同於默認。

「無可能家.....」凱琳臉如死灰地垂下了雙手。

「呀豪？」家強突然問凱琳：「妳頭先話佢個名叫呀豪？」

凱琳點了點頭，樣子就像一隻受驚了的小鳥。

「豪佢老母！」家強仰天打了個哈哈，「條仆街個名叫呀輝呀！」

「你收聲.....」凱琳開始站立不穩。

「Helen 妳醒下啦！」家強咄咄逼人道：「係條仆街就連自己個真名都唔話妳聽呀！枉妳咁信佢！」

「我叫你收聲呀!!!!!!」

凱琳狠狠地給了家強一巴掌，然後便掩著臉狂奔而去。

「唔好.....走.....」我試圖出聲挽留凱琳。

但是我越心急，越喘不過氣來。

「做男人做到你咁，真係垃圾都不如！」家強向我吐了一篤口水，便向著凱琳跑走的方向追去。

(19)

我呆望著凱琳跑走的方向，耳朵彷彿還能夠聽見她的哭聲。

而家強的口水，則沿著我的鼻子流到了我的下巴。

「抹左佢啦，」翠思彎下身遞給我一張紙巾，「你睇下你依家似咩樣。」

「嗯...」我腦海中空白一片，竟忘了伸手去接。

翠思輕嘆了一聲，便蹲了下來替我抹去臉上的口水。

可是她的眼角，卻不斷有淚水流下。

「Tracy...我...」

「咩都唔好講....」翠思痛苦地閉起雙眼，「我咩都唔想聽。」

「我唔係有心要瞞住妳家.....」縱使氣息不順，但我總算找回了說話的能力。

「你無必要解釋。」翠思極力保持著平靜的語氣。

「有必要，」我誠懇道：「我知我一腳踏兩船係唔岩，但其實我已經決定左放棄Helen家啦。」

「放棄Helen?」

「嗯，」我點了點頭，「橫掂家強咁鐘意佢，我倒不如退出成全佢地啦。」

「咁點解你頭先要應承Helen，話自己唔會離開佢?」

事到如今，我只好硬著頭皮道：「果時係因為我見佢可憐，所以先講大話呢住佢者.....」

「即係你對Helen唔係真心既?」

「嗯.....可以咁講.....」

聽完我的說話，翠思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氣。

當她張開眼睛的時候，我發覺她的眼神變了。

變得更難以捉摸，更難以接近。

只聽她淡淡道：「你講完未?」

「係真家!」我用力地捉著她的手道：「Tracy 妳信我啦!」

「信你？」翠思掙脫了我的手，緩緩站了起來。

我連忙爬起身來，抱緊她道：「妳原諒我啦，我唔會再呃妳家啦。」

「唔好攬住我，」翠思微微將我推開。「我同你唔係好熟。」

她越裝作陌路人，我便越害怕。

「Tracy 妳唔好咁啦...」我哀求道：「我寧願妳打我鬧我，都好過妳依家咁呀。」

「我依家點呀？」

「好似唔識我咁咯。」

「點會呢，」翠思笑道：「你叫呀輝吖嘛。」

我知道，我快要失去她了。

我馬上從行李袋裏抽出兩根迷幻星，問道：「妳認唔認得呢樣野呀？」

「認得又點，唔認得又點？」

「我特登係安全屋帶返來家，」我故作興奮道：「不如我地返到香港一齊玩啦。」

「香港唔可以放煙花。」翠思無動於衷，「你仲有無野講？」

沒想到一番心機，竟換來如此冷淡的回應。

「無啦！」我狠狠地將煙花扔到一旁，發脾氣道：「妳就當我自作多情啦！」

翠思怔怔地望著地上的煙花，突然問道：「其實喺你心目中，我同凱琳你鍾意邊個多啲？」

「咁梗係....」

還以為自己可以答得很爽快，但當我想起凱琳溫柔的笑容時，我竟然猶豫了。

「算啦，」翠思憐惜地看著我，「既然你到左呢一刻都做唔到決定，就証明我地兩個都唔係你真心鍾意既女仔....」

「唔係咁家...」我的喉嚨像被甚麼噎住了。

「同你玩返第一個字既遊戲吖。」翠思微笑道。

不知道她為何有此提議，但我還是順著她的意願點了點頭。

只聽她幽幽道：「有時候事情就係咁，」

「有」

「明知呢個世界唔會有好男人，」

「明」

「但我都會忍唔住問自己，」

「但」

「我鐘意既人係邊個....」

「我.....」

說到這裏，翠思已泣不成聲。

(20)

我的心很痛。

就像被針扎到般刺痛。

是我告訴翠思要對男人有信心。

是我告訴她不是每個男人都是賤精。

可偏偏也是我背棄了自己說過的話。

如今，看著她淚流滿臉，我就連替她擦去淚痕的勇氣也沒有。

「大鑊喇！」

身後突然有人大叫。

我回頭一望，只見家強一拐一拐地向我們跑來。

翠思連忙抹掉眼淚，搶著問道：「發生咩事呀？Helen呢？！」

「Helen唔見左呀！」家強上氣不接下氣，「我追上去既時候已經搵唔到佢喇。」

「點會咁家！」翠思焦急道：「你咁大個男人點會跑輸俾個女人家！」

「多得妳咯！」家強不服道：「唔係我拗柴會追佢唔到?!」

「死啦....」翠思顯得相當驚慌，「絕對唔可以俾Helen一個人家！」

聽她這樣說，我腦海中即時浮現起凱琳手腕上大大小小的割痕，於是道：「我可能知佢喺邊！」

家強瞥了我一眼，道：「如果凱琳有咩事....」

我可沒心情聽他說廢話，便一馬當先地向著大堂的電梯衝了過去。

要知道，割脈其實是一項非常耗時的自殺行為。

既然我們還未check out, 凱琳很有可能會回到自己的房間做傻事。

一看見2819的門牌，我立即拍門道：「Helen! 妳喺唔喺入面呀！」

門後沒有反應。

我把耳朵貼著房門，靜心聆聽。

門內隱隱約約傳來了玻璃破碎的聲音。

「凱琳！」我再次拍門大喊：「我知妳喺入面家，有咩開門先講啦！」

家強與翠思亦在此時趕到了。

我馬上向翠思道：「快啲俾鎖匙我！」

翠思連忙從手袋中拿出匙卡，遞了給我。

我留意到，她的手顫抖得很厲害。

啣。

門一打開，我們全都被眼前的景象嚇呆了。

只見凱琳臉露微笑地站在落地玻璃的前面，喃喃自語。

她全身濕漉漉的，就連頭髮也在滴水。

「Helen, 妳做咩呀?!」家強急不及待想衝上前去。

「等等！」我伸手攔住了他。

「做咩呀你！」家強不耐煩道。

我指了指房間的地板。

雖然很匪夷所思，但從地板上的酒樽碎片以及凱琳一身強烈的酒精氣味，我幾可斷定凱琳不是想割腕自殺。

她是想引火自焚。

「Helen....」我不徐不疾地踏步向前，輕聲道：「係我呀...」

凱琳半開著嘴巴，目無焦點地回望著我。

我心頭不禁一震。

她呆滯的表情，就和我當初在小公園遇見她的時候一模一樣。

只聽她自言自語道：「咩野都係假既....」

「Helen，」我試探性地踏出一步。「件事唔係妳諗咁家..」

喀擦。

凱琳打亮了自己手上的打火機。

「唔好啊!!」我尖叫著退後了幾步。

凱琳饒有興味地看著我，問道：「咩事笑得咁開心呀....」

「咩話?」我吃驚道。

「使唔使驚成咁家，生人唔生膽。」凱琳的嘴角泛起怪異的微笑。

我整個人驚呆了。

不會的。

不會是這樣的。

凱琳竟像是在重複我與她在Sky Bar飲酒時的對白!

只聽凱琳繼續自說自話道:「忙完咪落番來咯。你呢?又話要訓覺唔來既?」

我接受不了這駭人聽聞的事實，只懂不斷往後退。

「點呀?你同Tracy玩得開唔開心呀?」凱琳向我步步進逼。

我無助地望向翠思，她卻早已哭成了淚人。

「咁就好喇，其實翠思佢都好寂寞家....」

「唔好再講喇....」翠思無力地跪在地上。

但無論翠思怎樣哭喊，凱琳仍舊沉醉在自己的世界。

「見你神不守舍咁，整杯野你飲喇。」

翠思緩緩地爬向凱琳，傷感道:「小琳，我地返屋企喇。」

「呢杯野我親手調較家，出面無得飲家....」

翠思輕輕地擁抱著凱琳，溫柔道:「無事喇，我喺度....」

「得意呀呢，」凱琳無力地拋下了打火機，望向我問道:「你估下杯酒叫咩名?」

我流著淚，順著她的對白道:「冰藍萬?」

「唔係呀.....」

翠思此時已扶著凱琳，走出了門口。

直到她們消失於走廊盡頭的時候，我猶自聽見凱琳說：

「杯酒叫做忘不了。」

我心如刀絞地跪在地上，怔怔地看著當初我在公司樓下交給凱琳的那個打火機。

(21) 完

自從那次之後，我便再沒有見過翠思與凱琳。

我幾乎每天都會撥打凱琳的電話號碼，嘗試聯絡她們。

但每次換來的，都只是空洞的嘟嘟聲。

正如我當初所誤會的那樣，

她們兩個真的就像鬼魂般消失得無影無蹤。

至於家強，

我和他最近的那次會面，是在中環的一條大街。

我記得，他當時喝得酩酊大醉，不斷對著呼嘯而過的車輛大笑。

但當我從他身旁經過的時候，他立即止住了笑聲。

縱使我們的目光有所交接，但彼此卻像不認識般直行直過。

沒有憤怒，

沒有情緒，

甚至沒有半點關係。

他再沒有好像以前那般，失驚無神地出現在我的家中，嚷著要打飛機。

亦沒有於三更半夜，拿著我的柒相要脅我陪他劈酒。

有時候，當我回到家中凌亂不堪的客廳，我不期然也會懷念起家強躺上沙發上播放咸片的聲音。

只可惜那些動人的咄咄聲，早就被我搥打牆壁的聲音所取代。

無論心情有多糟，日子總是要過的。

回到公司，我還是要處理排山倒海的文件。

對著客戶，我還是要掛起虛情假意的微笑。

我其實大可以繼續沉醉於哀傷之中，自怨自艾。

但世界卻不會因為我一個人的傷感而停止轉動，

這就是現實生活的悲哀。

為了紀念第一千次聯絡失敗，我特地來到了凱琳以前工作的酒吧。

或許因為時間尚早，整個酒吧冷冷清清的，只得幾個客人在自酌自飲。

「唔該，」我向著吧檯的男職員道：「我想落Order。」

「又係你呀，」男職員沒好氣道：「未有Helen既消息啫。」

我苦笑了一下，道：「我今晚純粹只係來飲野。」

「咁照舊一杯Vodka, 一杯Baileys?」

我搖了搖頭，道：「一杯Baileys得喇。」

男職員應了一聲，便轉過身去倒酒。

我不禁想，

若然當初的我也能像現在這般果斷，情況會否有所不同？

正思索間，突然有人搭上了我的膊頭。

當我回過頭的時候，我還以為自己撞上了一面鏡子。

事關出現在我眼前的男人，竟和我長得有九成相似！

「你係Helen既朋友？」那男人笑道：「我都識Helen啫。」

一聽他這樣就，我便知道他是誰。

只見他在我的身旁坐了下來，點了口煙道：「叻仔啫，識得來巴結呢度既太子女。」

我不自覺地握實了拳頭。

「不過你唔好彩喇，」那男人笑道：「Helen無喺度做好耐咯。」

「點解既？」我裝傻問道。

「實不相瞞。」那男人望一望周圍，確保沒有人偷聽才道：「Helen以前係我條女，我諗佢係驚見番我會好傷心。」

「係咩？」我冷笑道：「你睇到自己好重要咁喎。」

「梗係啦，」那男人自豪道：「條女畀我畀到發晒癲家。」

「睇唔出你咁犀利喎。」我極力壓抑自己的怒火。

「碎料啦，」那男人輕挑道：「呢啲妹妹仔好搵易呃家啫。」

我站了起來，拉起了衣袖。

那男人還未察覺到危機，猶自道：「不過話是話，條女又真係好鬼純情家喎，我記得果時我地上房....」

砰！

那男人的鼻血濺到我的拳上。

「你痴搵左線呀!!!」那男人痛苦地大喊。

砰！ 砰！ 砰！

我沉著冷靜地揮拳，確保每一拳都擊在他的鼻樑上。

「救..救命呀...」

他的慘叫聲像隔著一層厚厚的玻璃傳來，聽起來遙遠而不真實。

然後，我感到有人將我拉開，開始對我拳打腳踢。

然後，我聽見自己在笑。

然後，我聽見自己在哭。

今天，我一如以往地來到了公司樓下的小公園食煙。

遠處雖然有一群菲傭興高采烈地載歌載舞，但我一點也感受不到歡樂的氣氛。

我點起了一枝黑冰，使勁地吸了一口。

透過吐出的煙霧，我發現自己腳下踏著一份頭條日報。

當我看見頭版的標題時，我整個人呆了。

內地酒店大亨嫁女，新郎竟然是女人

我立即拿起報紙往下讀：

本報道：

內地一名姓吳的富豪，為女兒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婚禮。高達億元的嫁妝固然驚人，但媒體的焦點卻全都集中在同是女性的新郎身上。據知情人士透露，這名姓吳的富豪在中港兩地擁有多間五星級酒店.....

我轉而望向內容旁邊的相片。

那是一張很唯美的婚紗相。

相片裏，凱琳穿著一身純白色的婚紗，臉露微笑地倚偎著一頭短髮的翠思。

她的眼神不再像以前般迷茫空洞，而是洋溢著幸福的神彩。

望著這張如夢似幻的照片，我不禁痴了。

沒想到這段從一開始就毫不真實的經歷，居然會以這種方式劃上句號。

而這一切，都是起源於我在這裏抽的那一口煙。

正傷春悲秋之際，身旁突然有人道：「鸞鳩仔，借過火來啦。」

一聽見這把熟悉的聲音，我便知道，

我的好兄弟回來了。

<全文完？

後記

或者會有人覺得完得好急,

但與其開到荼糜, 倒不如在情節歸納時痛快完結。

好多謝咁多位巴絲陪左我咁耐, 我會學習更完整地呈現故事。

敬請期待下一個故事

[HiHi喇] 好地地諗住一個人去旅行, 點知.....

請留意Facebook更新

www.facebook.com/icelemoncoffee

再一次多謝大家, 下個故兒!